



08483

南宋文範卷三十六目錄

箴 銘 頌 贊

漢宣室箴

心箴

耳目箴

吳伯成推官晦堂銘

鄭公介夫硯銘

鐵洗銘

唐運潭銘

七星硯銘

金崖硯銘

漢靈旗銘

唐大弓銘

食泉銘

南宋文範卷三十六目錄

中庭召呼磬銘

潼川府新城銘

敬思菴銘

漢神魚舞河頌

圓象徽調閣奉安隆龜頌

皇帝詣壽康宮上壽頌

明堂慶成頌

素王頌 建安郡丁真作

德壽頌 為蓋行齋慶希年作

杜子美畫石贊 隱居通議

唐三隱賢贊

鄉正言像贊

張橫渠贊

和靜先生尹公真贊



范浚

李光

高登

周紫芝

崔敦禮

楊萬里

陸游

呂祖謙

呂祖謙

曾丰

楊簡

魏了翁

方岳

張守

李正民

度正

徐鹿卿

趙汝鵬

衛宗武

朱翌

程俱

高登

陳長方

周紫芝

六先生畫像贊

張敬夫畫像贊

思賢堂三贊

文潞公畫像贊

國朝名臣贊

陶靖節贊

崔伯易畫像贊

王仲信畫水石贊

呂伯恭贊

越大夫贊

四先生像贊

古賢像贊

南宋文範卷三十六目錄

二

朱熹

朱熹

尤袤

楊萬里

王十朋

王質

陸游

陸游

徐元杰

王應麟

劉黻

王柏

南宋文範卷三十六

長洲顧少卿先生鑒定

秀水莊仲方編

箴銘頌贊

漢宣室箴

劉才邵

帝王握樞御極省闕萬微必有靚嚴闕達之宇以宅心儲神玩
意昭曠惟漢定都關中營未央宮務極瓌壯以重威靈仰稽紫
微俯協圖緯龍首爰蟻因抗前殿而宣室設于其閒特以備齋
居而已非若承明曲臺石渠高門之類因事立制各有攸處諦
觀經始厥有深意蓋惟相羊于蠅蝓螻蟻之中絕塵去紛一無
世喧眞粹之地清寧平夷因以疏觀博照獨運于陶鈞之上彼
方來之務雖絲棼輻輳丕克灼知而不疑則事奚足應而理奚
足察惟文與宣深燭本原迺于斯哀對神休明清獄辭延茂異
而訪崇論其盛德休烈載諸汗簡炳焉相照耀嗚呼偉哉然則
遊處于斯者思所以承眷佑率彝憲皆當欽念而不敢忽苟爲

南宋文範卷三十六

非法度之政而入焉于理爲瀆是宜紬繹前載因文託義用繼

虞人九州之作謹爲箴曰

炎漢初基卽雍是宅肇營未央以觀萬國闕庭神麗山峙雲屯前
殿二室是爲宣溫惟此宣室邃隔塵冥爰居爰處儲思穆清于皇
考文禮神肅祇承蒙貺祉于焉受釐迺召賈生清問疊疊探蹟以
對具道所以鬼神情狀毫分縷析夜半前席載加嘆息考宣中興
綜核名實齋居決事用刑欽恤王褒擢華作爲頌詩于時何武實
習歌之帝乃召見率循舊章曰盛德事避不敢當二帝倬烈赫赫
昭著咸用祇畏克隆丕祚仰瞻帝構清問之宇欽念往躅宜遵遺
矩受釐伊何曰惟克明祥延茂異母怠疇咨法度之政實本于斯
永惟正處豈資逸豫臨深履薄勿忘軫慮式濟治效登于豐融日
慎一日承休無窮進言示諷各以其職小臣司宮敢告陛側

心箴

范浚

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閒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

爲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爲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閒抵隙爲厥心病一心之微眾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耳目箴

范浚

他耳則耳他目則目世儒之學因人碌碌聾盲於心聞見淺俗我目吾目我耳吾耳中人之學聞見由已緣於視聽徵之燭理不目而見不耳而聞上知之學德性是尊無視無聽昭然者存

吳伯成推官晦堂銘

李光

至陰之原日行於冥升於九天物無遁形聖賢體之用晦而明谷虛能應水靜則清政惡察善無近名如處重圍以觀戶庭惟伯成父皎皎夙成老氏和光舜曰勿矜以此事上貌肅意誠以此臨下氣和而平我作此詩爲座右銘

鄭公介夫硯銘

高登

我思公不可見如見公以斯硯視之堅公之剛我之頑雖萬磨而

南宋文範卷三十六

一一

莫變

鐵洗銘

周紫芝

嘉祐中高郵孫公華老爲太平令太平介宣欽兩州閒山水重
複居民鮮少未有以讀書應進士舉者公始來悉召豪子數輩
訓之以義俾卜地以建鄉校且命其子弟之秀者使學焉既落
成將春秋有事於先聖之廟公慮繼其後者廢而不講乃出已
俸以鑄鐵洗使傳不朽嗚呼其規模可謂遠矣大觀二年秋九
月余以事過而見之感而爲作銘銘曰

子產相國教民子弟鄭人歌之聲載後世文翁化蜀覺序是治儒
風大振聲出循吏惟公所圖意則異是人存政舉已輒隨弃餼羊
之留告朔不廢堂堂孫公前聖一揆羽翼六經糝糠百氏學者從
之所至如市惟此小邑民未知義權與于公以有士子爰召治人
鑄鐵作洗鏗然崔嵬山立不倚茲器維則可用不愧春秋舉之祀
事有繼士於聖人因以知公貴惟公之德久而弗替與斯俱傳以

永千祀

唐運潭銘

崔敦禮

唐天寶紀元之九年陝郡太守韋堅有請治漢隋運渠起關門抵長安以運山東之賦有詔從之乃絕灞澹並渭而東至永豐倉復與渭合又鑿潭於望春樓下以聚漕舟越二年潭成天子臨幸嘉焉錫名廣運竊惟唐都長安左峭右蜀沃野千里所出雖多所用滋廣故常轉漕東南之粟以足關中然歷三門底柱之險多風波覆溺之虞楊務廉議鑿棧之役而人被其害李齊物建開山之請而舟卒不通裴耀卿議置諸倉而北運亦艱厥費尤甚至是用堅請既復舊渠以興遺迹又鑿巨潭以聚重艘連檣挾櫓舳舻並進珍奇寶貨錯雜布列吹笛鳴鼓輻輳樓下都人士女聳觀可謂偉已當是時如崔成甫徒知製得寶之曲而未能夠銘章以示不朽回視鄭陂之頌新豐之碑得無愧與敢因闕文而爲之銘曰

南宋文範卷三十六

三

唐受天命長安是都國用不給東南是輪開元太平費日滋益惟是漕渠議者罔識有臣曰堅是究是圖爰得蹊跡起漢訖隋迺浚治之以便糧道役無淹辰渠以成告南絕灞澹並渭而東循環周流會于永豐層樓屹然下瞰天府鑿潭其旁漕舟所聚是經是營大輸東南萬艘並下舳舻相銜篙工柁師芒屨短袖連檣挾櫓鱗次輻輳有尉成甫製歌以揚和者百人解服靚妝鳴鼓吹笛來轆樓下都人駢肩歡舞嘆訝天子望見喜形于顏爰賜嘉名曰廣運潭時惟耀卿是與北運歷時浸久人以爲病輿有齊物鑿山爲門舟不能入水益怒奔猗歎此潭克紹前古我作銘詩勒之岸澗

七星硯銘

楊萬里

端溪七星硯紫巖先生故物也其子敬夫以遺予則銘而藏諸金玉其聲追琢其泓端溪之英紫巖之明維仲敬夫詒我誠叟發櫝瞻之日中見斗楊氏所客墨氏所國逃楊逃墨子將奚適

永千金崖硯銘

陸游

我遊三峽得硯南浦西窮梁益東掠吳楚揮灑淋漓鬼神風雨百世之下莫予敢侮

漢靈旗銘

呂祖謙

古之帝王必興神物以前民用自有熊氏接萬靈于明廷設五旗五麾用征不譴震曜萬國然則尚矣惟漢武帝雄材大略志清六合命將出師徂征多罪雷霆之下無不隕滅蠢茲南越阻兵稱亂將奮揚武旅致天之討迺乞靈于大神禱告太乙以牡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象太一三星命曰靈旗太史奉之以指伐國旗之所指風雲前驅隆隆獵獵勝氣先見鋒刃未接固已落賊人之膽矣用能墟其國俘其王竿首北闕爲萬世戒然則建靈旗而前軍旅所以暢天聲壯戎容作士氣豈直禳禱厭勝而已哉故追紀其烈而爲之銘曰

中宮天極太一常居上帝神兵森列六虛在漢世宗布昭聖武鉅典駿功戎祀交舉考圖數貢南越不庭爰整其旅將命徂征迺禋

迺祀迺爲兵禱肇新蓋旗奉將天討三辰在上式昭其明史臣司之以先啟行天矯旄靈風扶旃瀆鬼嶽祇犇走來會細廬千里虎韞鏤膺土倍其氣以莫不增星旄電燭海波如席砰礚鬱律水怪埽迹蠻蜚落膽墮戟失戈獲其大醜烝徒凱歌抗旌言還獻功社稷喬雲榮光左承右翼奉時辰牡報以克成丹厓龍荒鏡清砥平秦建旄頭實憑巨梓侯今之制軼于惇史孝文行師鸞旗在前侯今之制與之並傳於惟神物勅我威命肆勒銘章以鴻厥慶

唐大弓銘

呂祖謙

唐太宗文皇帝躬秉威械斬刈四方之蓬蒿創爲大弓長矢度越常制討劉黑闥之役突厥驅其犬羊于我旗鼓親御弧矢以卻之氍裘之君傳觀其矢震疊種落厥後餘大弓一長矢五藏之武庫凡郊邱重禮則陳于儀物之首以侈大武功槩人墨客更相夸耀而不知太宗之德有超然出于武功之外者蓋嘗論近臣曰近得良弓十數以示弓工乃曰脈理皆邪朕以弧矢定

四方猶失之況于治乎迺延羣臣更宿中書內省朝夕詢訪嗚呼勇蓋天下而守之以怯功被四海而持之以謙大哉修身之弓誠後世子孫之所當寶也是宜紬繹厥旨以詩顯之昭示無極迺爲銘曰

丕顯太宗肇開有唐氣吞四海弓矢斯張制茲大昭神武是奮賁育絕贖挽不能寸躬討亂略浴鐵千羣手提威弧雄入九軍控弦鳴鏑日規爲小奔星掣電氛祲一掃左落機槍右射天狼聲如摧山萬眾莫當名王酋長傳觀金鏃漢箭有神震疊葷粥武功既抗益戒益勤以近取譬爰告邇臣朕得良幹謂弓之選諭于工師鑒裁實舛維是戎器昔所自親猶弗徧察況于羣倫迺延眾髦燕見紬繹絕力絕德兩臻其極策府舊物百世有輝人侈其觀我服其規象弭龔藏郊廟薦獻修身之弓與之俱莫煌煌白羽焜耀丹墀矯思之矢與之並垂威靈在天餘烈在地播以銘詩用告來裔

貪泉銘

曾 丰

氣混沌兮水爲元體氣泮渙兮水爲物始水不自知吾知爲水誰字誰名或惡或美惡泉曰盜美泉曰醴孔於盜泉將飲復已豈招拘學猶畏疑似中抑聖心下貽士軌貪之爲名固非盜比其狂其貪不盜不止隱之飲焉某也異矣意行者聖規行者士孔也聖歎隱之士耳茲易所爲乃合於理始乎爲士避此瓜李終乎爲聖肆我冠履不夢周公而見南子涅弗爲淄澄弗爲泚美惡兩忘貪廉一洗

中庭召呼磬銘

楊 簡

辭氣惟謹執事惟敬斯謹斯敬動中之靜得此爲賢盡此爲聖

潼川府新城銘

魏了翁

嘉定十二年春眉山李侯被命守潼夏四月庚午興元禁旅爲亂批剽闖擣果遂將闚潼川永嘉曹君奉使按刑盛守備以待侯聞變疾趨厥旰既領州益大修武備威聲外憺賊不涉境秋七月庚子賊平乃建治城隍且包牛峯移西溪爲久遠計俾來以

圖屬臨印魏了翁爲之銘銘曰
若昔生民戢戢同宇維辟奉天綬爰九土經猷立極陳軌設度體天之險等威已敘因地之宜溝封以固猶慮有欲不相保聚弧矢取睽門柝取豫俾居無斃而害有禦然後禮義教化有錯我猷爾迪爾感我籲爾之恫瘝則我鞠苦茲忱弗屬世壞倫斃大綱旣失眾曰隨蠹蝨蚩赤子莫爾燠咻上怙其疆則下怨怒上安于弱則下違拒極于叔季末大不舉有開眞入爰審厥御諸鎮內屬廷紳外補如榦役枝如腓從股事權雖削財力猶故承平日久歸獸偃武淮盜濮寇西戎北虜乘閒伺虛宣驕用侮維時羣公爲郡國慮然而猶有城郭兵伍迺自金陵讀周官諛剌肉艾膚以陷胷腑郡無餘財民無留賦寧復念亂徒薪徹土矧中興後張弓未抒國媮於和財耗於賂坏堞弗壞歟籍弗顧雖遇小偷甕蟻并耐彼封疆臣無所於訴攜持負任纏屬道路肯於狄難效死弗去士恃常心匪城是阻況棄其常守其平楚蜀之鉅屏如益梓部益城弗茸多

歷年所比因創難始議興堵梓非無城鞠于水許侯吳侯王侯沈侯許元豐乞今績用亦著人心弗同前作後沮或修或否靡屆靡究況城之南殷彼牛首如薄而登如俯而取方時寧宴未睹其咎卒然有戎委柄援手斤斤李侯我事孔疚維時虜使同德相友迺量宏綱迺審薄厚迺上事期迺均地守迺揀迺築迺削迺戮迺祛其西纒彼大阜如滌帝牲如麗辰牡維南有闔屹若登豆維西有溪繚若篆籀人謂斯何私相與語我城我池山岳儷久我牧我監城池比壽仍俾後人永念拮据人之有善則若已有先壞而防先變而懼母生戎心棄成恃陋我銘不磨式穀爾後

敬思庵銘

方岳

從弟質菴於其親之墓而問名于予爲名曰敬思記曰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銘之以爲故

犬馬有養豺獮有祭彼人是哉不敬胡異厥惟敬矣奈何勿思忝爾所生何辱如之我卜斯藏是畚是鍤我考斯堂于亭于茂景彼

高山有鬱樾梧曰子烝嘗會是孝乎孝思伊何勿親之辱言禋其身維親之欲我庾則京我經則竊孰爲親榮厥聞維馨允敬允思相爾終慕岳作銘詩敢告司墓

漢神魚舞河頌

張守

漢宣帝以英睿之姿勵精庶政齋居臨決登用丙魏綜核名實吏良法平民安其業滋溢滲漉百穀屢豐昆蟲闔懽熏爲太和天瑞地符若動若植應期紹至故甘露醴泉金芝嘉穀白虎威鳳黃龍神爵之祥史不絕書越神爵元年幸河東祠后土飭躬齋精祈爲百姓東濟大河神魚出舞見于三月改元之詔嗚呼休哉竊嘗謂信及豚魚古人難之故魚鼈咸若紀大禹懋德之效於物魚躍稱文王靈德之應魚入王舟爲武王受命之符而鱗鱗鱣鯉之盛多亦以誦周家治定而備禮蓋非至誠感格三靈嘉嚮則安能使潛淵之鱗翔洋濁流如遊于濠梁而聽瓠巴之瑟也宣帝中興之業比迹于商宗周宣攷之于此端知其不

東坡文範卷三十六

七

誣是宜播之聲詩以侈盛德之事頌曰

物圍一形飛潛動植神者司之監觀帝德厥德惟盛天地報貺垂恩儲社太平之象在漢孝宣邛隆大業輝成耀靈水慄陸讐龍荒朔漠奔走象譯人物昆蟲大小闔懽旣幸河東后土是祠誠昭靈億匪神之私乾符坤珍史不絕書飛有神爵潛有神魚鑿輿絕河天氣清靜非龍非螭發祥流慶圍圉洋洋如出禹穴楨首莘尾揚鬐奮鬣疾徐俯仰動于天機物得理所太和發之惟魚有生安于深渺動或躍淵靜或在藻豈伊濁流鼓動上下其發龍門竦踴變化羽衛星陳弗驚弗眩具瞻龍顏喜欲隨怵昔在庖犧河出馬圖神魚之祥允協皇符亦惟虞舜韶作獸舞神魚之祥克追帝矩東海之鱓北冥之鯤披圖考異掩于前聞丕顯宣帝旣受帝祉改元之詔焜耀青史厥初武皇瑞薦郊廟詩章垂鴻詞雅義輿中宗中興繩其祖武時而颺之用綴樂府

圓象徵調閣奉安隆龜頌

有序

李正民

臣竊惟皇帝陛下永熙洽之運紹揚先烈制禮作樂百度修舉
朝廷清明海宇康乂乃政和紀元之六年奉安隆鼂于圓象徽
調閣誠洽世之盛舉也惟茲寶鼎實國重器自禹而降其制弗
傳聖上深發獨智與神爲謀不貳不疑自我作古而隆龍居中
獨爲重鎮管攝八方九州之氣可以享享上帝卜世卜年永永
無極而內閣之建深嚴靖密實爲神器秘藏之地於皇休哉真
有宋億萬年無窮之偉觀也是宜播之聲詩以昭著盛德臣愚
不自揆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宋受天命維億萬世重熙累洽既安既治聖主嗣興誕揚丕矩建
法立制自我作古與神爲謀乃作寶鼎氣歆浮雲光吐金景惟茲
隆鼂屹然中峙八方既奠九州是理上應列宿下鎮地紀爲國之
寶自今其始龍鸞光潤神物所扶陳列于外匪交匪居廣內之嚴
雲閣之秘邃在西清中藏神器圓象徽調華榜昭揭層建巍峩修
梁巖嶮奠厥依居天所寶之卜世卜年永永如斯於惟古初一統

天地取象三才黃帝是繼禹平水土貢金九牧成周之隆定于郊
廓一變而九取數斯備聖人鑄之孚享上帝寥寥千載人孰敢議
聖不有作器焉能制置諸內閣收靈四方網緼其色焯煌其光天
子萬年受天之祐慶流木支澤周率土薄海內外莫敢予侮小臣
作頌以繼吉甫

皇帝詣壽康宮上壽頌

度正

皇帝祇承內禪兢兢業業夙夜不敢康惟五年八月皇帝若曰
於戲惟天祐于我家太上皇帝聖躬清明我其率由家法丙戌
遂入覲于壽康宮親奉玉卮上萬年壽於是天地神人下至昆
蟲草木無不歡喜怡豫昔漢宣帝得丙吉魏相遂躋中興鄉人
王褒實頌歌之載之萬世至今盪人耳目況今皇帝陛下聖孝
日隆神功偉行揭若日月而雅頌不作愚不肖竊以經術分教
遠方輒慕王褒述作之義寓之比興斐然成章固不足以發揮
光明貽之諸生俾歌于庠序以彰聖朝孝治之美焉其詞曰

赫赫藝祖受命作君惟孝惟悌惟儉惟勤裕我後聖大綱振振上帝眷祐於穆不已父子兄弟如墳如篋如角如徵如春溶溶如水瀾瀾亦越孝祖高宗是嗣迺繼迺志迺述迺事用迺迺飲用傳萬世爰及太上有隆無替太上勤止迺命嗣皇皇受慈訓于啟有光兢兢業業不敢怠荒皇惟五年百度孔彰皇曰聖父其康其強皇祖有訓承顏薦觴皇曰休哉我其肅將仲春丙戌載吉載良迺冠通天袞衣繡裳迺駕鑿輅迺朝壽康乾清坤寧日光月明百工後先八鸞鏘鏘亦既見止歡聲載揚聖父欣欣聖子洋洋皇拜曰休惟天降祥四海會同年穀豐穰庸闡彝儀仰惟舊章聖父曰俞美哉允臧其酌維何維天之漿其脩維何惟瓊之肪其實維何維山之梁其祝維何萬壽無疆天地咸喜宗祖嘉止三宮愉愉百僚濟濟亦有黃童亦有靦齒自東徂西孔樂愷悌于以享帝何神不格予以導人何人不服皇帝一舉四方穆穆穆皇帝千祿百福子子孫孫時億昔韓富歐公相我英宗殫竭一心畢

協兩宮今爾羣公既孝且忠以憂以勞以彌以縫允對王休卒茂迺功正拜稽首永播清風

明堂慶成頌

并序

徐鹿卿

洪惟聖宋十有四葉皇帝御極之二十二年所以培高浚深冀休垂鴻以對于神祇祖考者蓋已素矣乃季秋之月將有事於明堂遠惟成周嚴配之文近稽皇祐一王之典蔽自聖心奉靈考竝配鉅麗偉特焜煌翕赫臣民咸曰休哉先三日列辟造廷奏啟齋宿有語于門者曰自上朔旦茹蔬止酒矣既入有衛士相告曰上親禱于天章閣矣及時將祭冠佩咸集侍班南廡下有閣門老院舉手加額忻然諗于眾曰上明禋凡七然景氣澄晏無若今夕可謂與天地合德矣聞者莫不動色相慶臣因伏惟念微之顯忱之不可揜如此皇帝端居法禁一念所發而天地鬼神臨之都民走卒誦之迄禮之成百休昭貺臣於是知流離盜賊不足憂外夷敵國不足平乖氣可消和氣可格特在終

始此一心爾臣幸得以職事周旋俎豆閒與觀盛典而又叨侍
經幄許得以文墨自見謹撰成明堂慶成頌一首凡二十四章
章四句冒昧繕寫以聞雖詞理淺薄不足摹繪日月之光然精
意所在亦微臣拳拳忠愛之義云其詞曰

穆穆聖皇出震乘乾二十二載如日中天大祀有彝親享凡七歲
父配天昉自今日遠稽前載其在成周皇皇宗祀奕奕垂休近參
家法有若皇祐一祖二宗於焉並侑時惟秋季涓吉中辛本以忱
敬秩以儀文皇在原廟推迹本始錫慶儲祥仙源演迤皇入太室
裸獻必躬列聖在天時降于宗皇升玉輅齋莊中御一塵不驚六
飛如舞皇登陽館幣玉交陳伍位時序徧于羣神相維辟公耆俊
布列珥璜鏘鳴籟豆豐潔樂既具奏佾舞工歌八音克諧兩閒浹
和秋空無滓萬里一碧璧月珠星瑞光浮溢留焉低垂非雲非煙
若降若接郁郁紛紛脂蠶潛通受胙飲福移班紫宸嵩呼三祝祭
澤下流肆膏端門雷雨旣作草木皆春人曰吾君兼旬蔬食孰知

南宋文範卷三十六

十

陟降常在帝側人曰吾君精禱天章孰知明德日薦馨香凡皆可
爲天不容僞眈此休嘉豈其力致一念之善神人具懽朝野傳夸
中外鎮安流民可綏夷狄可滅天且弗違人誰敢越前星必耀年
穀必豐人所同欲天靈弗從俾德周成儷美仁祖於萬斯年受天
之祐若古有訓明命難諶雖休勿休惟單厥心我將不作臣竊其
義請誦末章夙夜祗懼

素王頌

建安郡丁真作

趙汝騰

於穆素王天縱將聖小用於魯振挈綱領萊兵面卻齊人退聽三
都隳茲兩觀鋤佞市無飾賈朝無亂政少壯悉遜道塗不競曲阜
大治諸侯交倣女樂閒之可以出進俟膳不至於衛之境留不煖
席去復俄頃幾圍于匡幸釋以甯歸主籟瑗恥居次乘彷徨過宋
流難左鄭魑惡習禮木不留影立郭東門纍然誰省在陳徘徊弗
授寸柄河水洋洋不渡者命蒲盟止兵蔡懼設穿楚尼書社彼哉
讒勝轍環靡歸不容何病十有四年魯復來聘亦莫果用六經是

訂易繫禮編詩刪書定私淑三千弦歌雲詠維持太極與天地並
賢于堯舜功用之盛專饗北面此感彼應籩豆牲牢庭燎輝映萬
有千載垂於祀令承祭儒紳孰敢不敬何以事之存心養性

德壽頌

爲益行齋慶希年作

衛宗武

惟夫德人天格以壽壽豈爾私德惟我有百行之首莫大奉親色
難志養翼翼小心時靡有愆彌久彌欽克恭克友於睦有族填麗
迭奏陽呂陰律陶冶一和祥風愛日廉以從政載于宦途謙以接
物藹于里閭熙乎春和粹然玉如室而斯通剝而不耗筦簞以安
室家是保俎豆莘莘鐘鼓擊考德耀旣賢靈馨克肖箕裘有傳琴
瑟偕老齒斑洛英曰問曰壽身康以彊有積斯報未積未滋其報
未央匪衣爲川匪崇爲岡一門之慶諸福之祥瓜瓞綿綿公侯挺
生詩書流澤愈演愈長年高康老三壽作朋彼蒼祐善曷其有極
應復爲感循環不忒何以壽君曰攸好德

杜子美畫像贊

朱翌

南宋文範卷三十六

士

凌萬乘以睚眦之氣貯千古以磊落之胸筆下有神洗宇宙而一
空者大哉詩人之宗乎束帶我冠凜然似謁肅宗而論房瑄神閒
意定超然若溯瞿塘而上泛沅湘而東也

唐三隱賢贊

程俱

余讀唐隱逸傳尤慕王績盧鴻張志和不爲出處係累泛然若
浮雲之卷舒使萬乘之尊可見可聞不可得而臣世之戮人可
望而不可攀也視夫假修混沌以夸世洗箕山之耳以賣高者
不亦拘拘然乎

王績無功絳州龍門不喜拜揖簡放絕塵發名賢科廉潔孝弟不
樂居朝去爲縣吏四海雲擾網羅在天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閒結
廬北渚著書東臬種黍釀酒子是交武德之初待詔門下良醞
可戀竟以疾罷樂吏善釀求爲樂吏死遂去述酒作經刺史願
見答曰奈何坐召君平託無心子機士見聞笑而不鷹豫知終日
自誌其墓卓哉先生

盧鴻顯然其先幽燕爰徙洛陽迺廬嵩山藥房荃璧舍書玉曆明
霞吸雲皎皎獨立見鴻草堂十志開元之初備禮再聘確然自高鉤深守
靜五年丁巳帝詔曰鴻道極泰一德循中庸禮有大倫義不可廢
想翻然易節以副朕意先生至都謁見不拜宰相問狀曰忠信是
賴禮之所薄何足見帝召升內殿命諫議大夫固拒得已浩然歸
廬朝廷得失許以狀聞官營草堂靈極是名聚徒廣學至五百人
帝欽素履沒有餘恩

志和子同婺州金華母夢楓生妯齡起家策于肅宗翰林待詔錄
事金吾坐貶南徼旋會赦還遂歸江湖釣徒白號玄眞著書太易
十五篇探幽蹟無其兄鶴齡爲築東都茨以生草椽棟不斲鈞不
設餌豹席櫻屑縣令龔瞽不窺其德使浚渠執畜會無忤色嬾織
布裘雖暑不釋往來蒼雪浮家泛宅太虛爲室明月爲燭四海諸
公周遊其躅憲宗採歌圖索其容竟不能致不知所終

鄒正言像贊

高登

噫宋臣奸在古無有元符天子置諸左右納君子惡疇其康救公
奮不顧乃進苦口殺母取子立雙廢后欺人則可欺天則不可祖
宗堯舜陛下策紂社稷存亡繫陛下手欲謝天下乞斬惇首乃引
御衣願終聽受今我來斯實公貶所拜公遺像幸生公後念此後
人厥顏胡厚

張橫渠贊

陳長方

祖龍吐毒烈火四焚先王載籍畢羅其屯劉漢嘔興訪索邱墳羣
儒撥拾百不一存綿蕝之野陋兮叔孫胸謀腹斷已學自尊致彼
古禮寥落無聞勇哉先生絕類離倫追千歲上以禮立身隱居關
石化行於民賓嘉喪祭惟古之循坐令鄒魯復見成秦巖巖泰山
烈烈秋嗽先生謹嚴比德實均嗟世習非誠難具論棄禮自快紛
其如雲感今陳古歌以斯文庶由高躅起我後昆

和靜先生尹公眞贊

周紫芝

先生誦聖人之言行聖人之道退不以矯進不以躁用能隨隱顯

以無心厯嶮夷而一操彼佞人之譟譟者又奚足以窺先生之所造也

六先生畫像贊

朱熹

濂溪先生

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明道先生

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伊川先生

規員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康節先生

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開

南宋文範卷三十六

三

中今古醉裏乾坤

橫渠先生

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皋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涑水先生

篤學力行清修苦節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深衣大帶張拱徐趨遺象凜然可肅薄夫

張敬夫畫象贊

朱熹

亡友荊州牧張侯敬夫畫象新安朱熹爲之贊曰

擴仁義之端至于可以彌六合謹善利之判至於可以析秋毫拳拳乎其致主之切汲汲乎其幹父之勞矻矻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爲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旣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於此者尙有以卜其見伊呂而失蕭曹也耶

思賢堂三贊

九 袁

畢文簡公

故大丞相畢文簡公於太平興國三年以選知台州淳熙丁酉
袞假守是邦嘗立公之祠于郡學獨訪遺像未獲後三年袞來
江東而公之六代孫希文為安仁宰迺知公自台移饒饒人嘗
繪像于廟遂摹得之以寄今沈使君揭示祠宇俾邦人歲歲得
蒸嘗云

瀕海出日聲教初暨勞來拊循寄乎共理勝求惟良得此君子賢
哉若人玉音嘉喟二百餘年遺風髣髴勸相我家流澤未已再拜
德容尚息貪鄙煌煌文簡照映青史

元章簡公

大參政章簡元公於慶歷六年來守是邦有功在民後一百三
十四年得其畫像於裔孫康會繪置學宮以慰邦人歲時之思
云

南宋文範卷三十六

十四

玉堂之仙卒老東府煜如文章海內咸覩方其未逢出守茲土拯
民昏墊寔之安堵完城浚隍植我棟宇百六十春尚芘風雨躋彼
參雲入渺今古天空地迥遙接公語

章郁公

昭陵命相率用厚德顯允郁公其儀不忒持循法度恪守繩墨視
彼更張無異跳擲執久不行自觸牆壁使用公言治無今昔臨海
舊邦杳渺音澤厥今甘棠二五詩蹟

文潞公畫像贊

楊萬里

竺景東畫文潞公像陳勉之攜來求贊曰

俾宋作古自我仁祖心一德同潞國文公不兵不革正是顏色式
是中國震是戎狄有賴者冠忽然在前喜有人焉焉知九原

國朝名臣贊

王十朋

寇萊公

嗚呼萊公相我真宗契丹南牧朝野洶洶羣臣勸帝幸蜀江東微

公決策天下其戎百年無兵鑿誰之功

韓魏公

巍巍韓公文武兼資相我三宗身任安危周勃定策霍光受遺古社稷臣公實有之非我仁祖其孰能知

范文正公

堂堂范公入中之龍正色立朝姦邪不容材兼文武躬履仁義出將入相十纜一試眞王佐才用之未至

富鄭公

巖巖富公仁者之勇危言折虜神色不悚公在使車虜不敢動公在相位四夷稽顙出入三朝爲國輕重

杜祁公

惟正獻公相我仁宗公在相位私謁不容苞苴不通非道不從封還內降與權倖抗公忠直亮清白宰相

歐陽文忠公

南宋文範卷三十六

五

賢哉文忠直道大節知進知退旣明且哲陸贄議論韓愈文章李杜歌詩公無不長當世大儒邦家之光

文潞公

太師潞公勳高業隆四朝元老福祿始終元祐之初太后臨極起公于洛平章軍國夷狄來朝服公之德

趙清獻公

於維清獻典天之憲人呼鐵面發姦糾隱以正王國古之遺直吳蜀父老語之流涕公之治民古之遺愛

司馬溫公

宋二百年名臣輩出孰爲第一咸曰君實田夫野老識其遺風至今猶語司馬相公以手加額涕泗亡從

蘇東坡

東坡文章百世之師羣邪所仇斂不及施萬里南遷而氣不衰我讀公文慕其所爲願爲執鞭恨不同時

蘇穎濱

賢哉子由賢哉子由忠言嘉謀聳動冕旒橫身政府不避怨仇棲
萼聯芳皆第一流才不逮兄器識俱優

陳了翁

賢哉瑩中賢哉瑩中鶚立兩朝凜乎清風二蔡嘯凶飾姦為忠黨
與雷同牢不可攻公獨仇之折其姦鋒孤立不容身以譏終公乎
不亡名等岱崧

陶靖節贊

王質

謁潯陽刺史不如交劉遺民遺民見招山澤素心為彭澤令君不
如歸柴桑柴桑衡宇松菊無荒登著作作庭不如遊斜川斜川閑美
層邱清漣見郡督郵不如延田父田父好懷壺觴見候玩太守華
軒不如把東籬秋菊秋菊佳色露英可掬留檀將軍梁肉不如納
王使君醇酎醇酎消憂身名奚有為五斗米不如耕東臯東臯遠
風我懷良苗作鎮軍建威參軍不如臥北牕北牕湛陰清風其涼

南宋文範卷三十六

十六

嗚呼無可奈何而乞食抱飢叩門不羞辭拙不得已而止酒政恐
多誤大醉堪醜未能忘懷而責子聊且進杯天運如此無可寄言
而贈影答形大鈞無私萬物自森老少賢愚縱遊天化而同死生
者耶

崔伯易畫像贊

陸游

崔公名公度字伯易高郵人劉相沆舉賢良方正不赴以任為
三班差使韓魏公薦之詔易文資為國子監直講亦辭元祐中
再召為郎又皆固辭補外郎諸公力白於朝強起為國子司業
訖不肯復出為郡以起居郎祕書少監召亦不肯起紹聖中復
以為祕書少監辭如初遂請宮觀尋致仕予喜其白首一節乃
求畫像于高郵而為贊曰

古之君子學以為已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仕以行義止以遠恥世
衰道微豈復如此蚩蚩始學青紫思拾萬馬並馳孰能獨立始雖
弗急後亦汲汲我思崔公涕泗橫集

王仲信畫水石贊

陸游

亡友王仲信爲予作水石一壁仲信下世二十年乃爲之贊恨仲信之不及見也其詞曰

導江三峽神禹之蹟王子寫之洵洵城壁後三十年塵暗苔蝕澹墨色之欲盡尙觀者之慘慄或曰是學蜀兩孫者非耶放翁曰吾但見其有歐陽信本柳誠懸之筆力也

呂伯恭贊

徐元杰

先生博極羣書悉爲訓釋學識言議爲世宗師壻于南澗韓公之門嘗與晦庵諸公講明斯道於鷲峯精舍雖天不假之年而令名可垂于古立祠繪象迄今儼然贊曰

菟經微妙發聖精華文脈兩漢氣蓋百家東萊擷英南澗供藻玉映冰清千古不老

越大夫贊

王應麟

智哉大夫鵬騫海頻淵漠石畫爲越良臣處女脫兔神機翁張澡

南宋文範卷三十六

七

會稽恥于禹有光吁嗟烏喙殲良忘功室旣顛費梓匠勿庸被脂韋者自詭明哲謂不如蠡謀身之拙工于謀國匪曰爲身論士賢愚不以死生出者難將處者易持卓矣黃公巖居如芝犧樽溝中木雁兩失鄞水泱泱我思奇杰

四先生像贊

劉黻

晦庵朱文公

天振斯文紫陽木鐸博詳反約是繼絕學日月昭炳揭之以行閒居野服身屈道亨

南軒張宣公

玉質金相卓爾良貴有鑑在心明利與義大原斯闡維世之模表裏不貳皇皇聖途

東萊呂成公

探微極深經緯萬象不顯其傑沈潛直養體立用著惟和且平甘雨潤澤古井淵淳

象山陸文安公

卓學邁倫居超徑詣觀我靈龜以燭來世展矣君子克廣厥居澄然自得春風詠歸

古賢像贊

王柏

先祖侍講平時無玩好守鄱陽日於洪丞相家摹傳古賢像六十餘軸皆紙本也其原出於秘府有手澤題其上不幸收藏太密蟻蠹幾盡得全者無幾而又散留它位某舊嘗傳寫二十餘本初未之奇也舊本既失益可寶愛近囑潘伯遠篆題其姓名暇日因各贊數語懸之素壁典刑凜然六一居士嘗謂七寶圖歐陽氏之舊物也且使子孫不忘先世之清風某質凡學陋固不足以發揮往哲抑以寓高山仰止之詠尙庶幾來者識先世之清風云

郭汾陽子儀

巍巍令公再造唐室膽量包海赤忠貫日大姦莫間大兵莫危名

南宋文範卷三十六

六

將接武皆帳下兒

陸宣公贊

年少得君同濟大難朝奏夕疏仁義炳煥山東聽詔感泣諸叛前魏後陸時不正觀

韓昌黎愈

唐文三變至公而止日光玉潔八代披靡諫佛骨疏上時相書千載是非其嚴矣乎

柳河東宗元

文盛正元鏗鏘皇雅絕壑峻崖古匱玉學從遊一誤再斥不歸羅池之上秋鶴與飛

醉吟先生白居易

江州司馬元和詩臣雞林聲價鑿殿規箴巒素去矣詩酒陶情西湖浩渺雲水流馨

趙韓王普

五閨將曉大明赫然抑抑人傑佐命之元功銘玉鉉名注金滕風
雪夜計一新乾坤

曹濟陽王彬

帝王之將翼義羽仁汎掃氛祲湛布陽春雷歸電熄天宇清明不
矜不伐流慶殷殷

李文靖

風範端凝魯論翼治識遠慮深鎮浮邊銳時雖昇平日陳災異歿
久言存君猶追記

王文正公旦

鬱鬱三槐陰覆萬宇直幹承天屹然八柱栖鸞停鵠著雲洩雨穆
如清風作宋申甫

寇忠愍

有倬萊國恢恢廟謨濟川之志到海之符青衫瘴雨竹柏靈敷澶
淵一擲千載偉夫

南宋文範卷三十六

七

張忠定

雲出華山雷厲西土以奇制變以神鎮撫猶恨承平閑殺尙書勁
節獨步冰霜凜如

王沂公

温温沂公大志厚德桃李成蹊春風無跡計折姦同理化后戚宗
廟之器揚休山立

呂文靖

賓日天聖政關簾帷起賢弭黨慮遠防微月殿濟權玉棺破惑舒
卷屈伸深哉仁術

范文正

雪壓孤根斷齋力學危言正色蹇蹇諤諤靈府兵精瓊裘膽落先
天下憂後天下樂

韓魏公

堂堂魏公受天閒氣赫奕孤忠鎮定大器手扶日月身佩安危大

沛霖雨寂然神機

富鄭公

慶厯人望元豐老成片言折虜訪落戒兵恩浸南北壽配岡陵鶴
降星隕始終之靈

文潞公

元祐黃耆翼日導乾出將入相餘五十年虎老風壯松壽節堅龐
眉瑞世遐福不騫

曹文穆

侍中內舉器識迥殊預勉樞輔逆料胡雛風熄狼煙霜凝金鉞襲
慶將壇矯矯聲烈

狄武襄

太平名將偉哉氣節卻梁公像留鬢邊涅西折元昊南摧智高章
謠方息角大成妖

歐陽文忠

南宋文範卷三十六

三十一

學授孟母一代文宗追琢大雅剗滌澆蹤諫疏直筆雪壑霜空全
節蚤退穎水清風

蘇文忠

奎宿精神烏臺繆紳神龍追電天馬汗血世外文章筆頭風月航
海而南平生奇絕

林和靖

野人雲臥孤山蒼蒼梅竹逸興香滿詩囊湖邊竹戶猿鶴徜徉寒
泉秋菊千載耿光

宗忠簡

雙龍返驥風埃帝邑秉鉞齋壇揮涕戮力天聲外揚巨姦內抑忠
憤莫紓孔明祖述

岳鄂王

赫赫武穆天開駿功聲震河洛威吞犬戎梟檜忌武烏臺勘忠齊
名諸將愧死英風

張魏公浚

中原雲擾閩外專征東瀆淮楚西敗富平勢裂南北天摧大勳千載公議一點忠誠

南宋文範卷三十六

三

南宋文範卷三十六

南宋文範卷三十七目錄

碑

忠烈廟碑

旌忠愍節廟碑

義靈廟碑

東嶽廟碑

歛黃墩程忠壯公廟碑

簽書樞密院事王節愍公廟碑

葉夢得

朱熹

朱熹

韓元吉

羅願

袁燮

南宋文範卷三十七目錄

南宋文範卷三十七

長洲顧少卿先生鑒定

秀水莊仲方編

碑

忠烈廟碑

葉夢得

晉尚書令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卞公諱壺字望之蘇峻之難父子皆死敵墓在建康牙城之西舊冶城之南司命宮之側歷代奉祀惟謹而貌不立僞唐保大中始作忠孝亭於墓北歲久夷圯慶歷三年龍圖閣直學士葉公清臣復封植立石為表後十五年當元祐八年天章閣待制曾公肇易亭為祠圖公像其中載之祀典春秋命有司從事又二十七年當紹興元年金人渡江之後資政殿學士葉某蒙恩分鎮兵火初平城郭邱墟欲修二公之舊而未暇又七年大駕臨幸還錢塘詔卽建康為留都上不以其老且無能付之管鑰乃克卽墓南度地為廟請於朝下太常賜公廟額曰忠烈於是為正室三間以設公像列公世子賜散騎常

南宋文範卷三十七

侍眡次子贈奉車都尉尉從公俱死者於旁以侍中稽公紹配食環以列廡繚以周垣增飾兆域名木禁芻牧無得犯工三月告成躬率僚吏奉少牢之奠告於祠下初建康之民去公遠莫能盡知公之節及天子褒顯暴耀新宮屹然衣冠咸會於是士女奔走歔歔太息或至流涕皆有感激奮勵知以身殉國之義某曰忠孝禮義之感人豈但教告敲率而後聽哉然世知公死之為難而未知使公得生必可以興晉而不克成焉尤可惜也自古為天下未有不合羣力眾智而成其間必有卓然特立超出一世之上而不與之俱者然後能矯拂一世之俗以為之宗而天下從之則以治易亂以存易亡惟其所欲為東晉立國江左孰不曰王導之功嘗謂晉不能復中原一天下正導之罪此其故何也凡晉之失在於祖虛誕而賤名檢樂僥倖而輕節義眩華靡而略功實是以因循苟簡取給目前訖至於亂而導曾不能反是乃欲因之以求濟其區區自救不暇非導孰為之乎天下大物也物與物何足以相遠在

易之大過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孔子序易至大過既濟之際爲之說曰有過物者必濟夫必有過之乃能濟之晉有三人焉以身捍患料敵致勝曰溫太真瞻精誠遠慮明事見機曰蔡道明謀維持綱紀納之軌物則公而已太元以後天下事皆得道明謀之太真行之而公守之雖內有王光宗蘇峻外有劉聰石勒其何能爲不幸太真蚤死而公僅效於一戰道明雖在已不勝其眾矣此所以終其世不競也歟因追考其事論次爲公廟碑而繫之詩以遺後之君子公惟不亡尙足慰其千載之意云其辭曰五馬渡江昔南奔乾坤震蕩四海昏孰扶此都創本根茂宏陋矣安足論我評三士參高騫爲世作室身墉垣惜哉其類不得繁神州陸沈無與援棄捐名教資清言頽波一律來渾渾卞公特立尤雄尊卒殉以義喪厥元二雛從公如清溫寧公以死身猶存公歸在天朝帝闈血面訴帝忠不冤歲時來臨從旗旛覽觀江山望中原後先二雛屬窳韃下睨豺凶猶齧吞新宮崇崇俯前軒

揚名日星自今恩潢汗之水爲藻繁哀歌節緩芬桂尊祥嚴颯然下修文尙慰千載忠孝魂

旌忠愍節廟碑

朱熹

紹興三年十月己酉信州守臣王自中言臣幸得蒙恩剖符假守支郡視事之日考按圖牒竊見故簽書樞密院事張忠文公叔夜故知同州事鄭威愍公驥衣冠之藏皆在郡境蓋聞在昔靖康之難敵騎長驅都城危迫四面勤王之兵逡巡前卻莫有至者而忠文獨以南道之師千里赴難軍鋒銳甚每戰必克每以廟算猶豫卒不能有成功而崎嶇顛沛之餘竭力致死猶以必存宗社爲己任事復不就則遂閉口絕食而以身殉焉其後金人分兵西窺關陝所向降下無不如意則又有如威愍者獨以孤城億卒攬其乘勝焱銳之鋒蔽遮三秦以備巡幸金兵大至鄰援四絕知不能守而勇氣彌厲誓必與郡俱爲存亡城陷之日遂隕其生而不悔是其見危致命殺身成仁皆足以無愧於人臣之義是以聖朝痛悼

褒恤屢加立廟賜名著在祀典蓋非獨以慰忠魂于地下實以昭示萬世臣子忠義之大訓而吏惰失職修奉弗虔忠文雖得卽墓爲祠以嚴貌象然而辟在永豐靈鷲深山之中旣無以侈上恩厲眾志至於威愍葬祭在馮翊者道旣阻絕而其故鄉玉山東郭有墳無廟則行路之人所爲愴惻而臣不佞尤竊懼焉謹已相地兩縣之境通涂之側出留州錢屬吏鳩工度爲雙廟擬則巡遠庶幾有以揭虔妥靈表勸忠義仰稱建炎紹興明詔之遺旨謂宜假以光靈定其名號策書申命以詔無極臣不勝大願敢昧死請事下禮部太常合議條奏咸謂二臣之廟前已賜額宜因其故合而名之制詔禮官議定其以旌忠愍節之廟爲額於是尙書符郡主者施行如章而王侯已召還矣始侯旣屬役于玉山令芮立言永豐令潘友文又以書來請銘於熹於是兩令課功作治如法復使人來申致侯命熹旣樂道二公之事又重侯請乃序而詩之俾侯廟成豐而刻焉王侯字道夫永嘉人自少魁壘有奇節嘗爲壽皇聖

帝極陳當世之務壽皇悅其言欲大用之而未及也是以爲政知所先務固宜如此其詩曰皇皇后帝降衷下民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臣之事君策名委贄報生以死身豈遑卹若魚熊掌取舍之間是孰使之其性則然林林之生孰無此性利害劫之或失其正文武張公投命重圍擁孤弗遂視死如歸侃侃鄭公遙遙孤壘城亡亦亡其節亦偉方時大變眾潰如川二公相望砥柱屹然慷慨臨危一心如水實全其天萬世不死招魂作主帝有閱書吏情不稱神用弗居孰見孰聞孰嗟孰歎孰蒸孰嘗孰克用勸守侯請命奠此新宮煌煌巨扁合舊增崇麗牲有碑蟠螭龜負我其銘之過者必下紹興四年五月戊寅具位新安朱熹撰

義靈廟碑

朱熹

慶元元年春二月敕以台州士民所請故直祕閣滕侯之祠爲義靈廟州人老穉聞是命下驚喜躍呼奔走迎拜導致祠下酌奠以告大書扁榜金朱焯煌揭於門楣庸侈上賜而其耆艾學士大夫

葉君聖耦等四十餘人亦會祠庭相與言曰往歲盜起幫原連陷六州戎毒所加民無噍類而吾台人獨得全其室家仰父俯子傳世不絕以至於今者滕侯力也沒而弗祀固無以慰吾民之心祀而弗命又無以彰吾侯之德今則廟事既修而亦幸蒙上恩列祀典矣顧無金石以著本初其何以昭報事於長久且當日棄城冒賞之人其子孫猶有存者蓋嘗肆爲妄說疆祔其祖以遂侵誣之計吾州之人亦斥其僞以控於朝而報紕之矣然或久而不傳則未敢必其無後患也乃以書來請篆其事熹以衰朽欲謝不能而復自念往使浙東留台最久固已熟聞茲事而有感於中矣矧以諸君之請之力其何可辭則應曰諾而病未能也乃今太守周府君侯又因鄞縣主簿趙生師鄭踵門以請則爲考按台人前進士陳君思恭所爲日記及故吏部侍郎陳公公輔諸人之銘序贊頌皆言聞亂之初闔郡震恐太守趙資道郡丞李景淵咸愕眙不知所爲謀欲遁去他吏相顧亦無敢出一語者侯方司戶曹事乃獨

慨然請任其責有異議者輒面叱之卽日移書訣其父母昆弟而閉其妻子於官舍悉召州人諭以利害人人感泣踴躍聽命乃亟下令發夫守險增啤濬隍除器募兵積糧致用分屯列柵爲死守計日夜循撫甘苦同之城中之人始有固志而守丞以下則皆已遁去久矣旣而山民呂師囊起兵應賊號十餘萬導以攻城前後數四侯皆應機設械立摧破之手弓臨城殪厥渠帥賊遂退走卒全其郛凡所存活以大萬計參伍其說一無異詞是則侯之爲烈章章明矣獨稽史籍則見當時實以守城破賊爲丞之功進領郡符就加職秩乃與所聞不類而於妄說反有助焉於是更卽諸書以求其故然後乃見當時守丞雖遁而侯於所下文書猶必存其位號寇退圍解亟迎以歸俾上功狀而已不與焉丞蓋熙豐故家諸子又皆貴仕故得獨言顯賞塵策書而侯反下從捕盜七人之比僅改京秩初階移官旁郡以去是則闒尹擅兵賊臣柄國之所爲而後來侵誣妄論所由起也一時之謬流惑萬世尙非台之文

獻有足證者民吏稱思久而不怠則亦何所質證而決其是非哉
嗚呼是又可歎也已滕侯名膺字子勤後保南都守陳蔡以抗狂
敵乘勝焱銳之鋒勳績尤盛勸進大元帥於濟州所陳又皆當時
天下大計切中機會其於建炎紹興之史法當立傳而熹於是書
蓋嘗受詔參筆削矣是以因書此碑而并覈其真僞如此不惟少
塞台人之意亦使後之執筆者有以考焉廟數遷徙今在城西北
隅永慶寺東實侯所再築而力戰破賊處台人迎侯繼室趙夫人
及諸孫仲宜等使居其旁通判州事呂君祖儉謀爲買田以資奉
守未就而去談者惜之然以台人之德侯如此吾知其繼而成之
者無難也

東嶽廟碑

韓元吉

嶽之莅中國五惟岱宗位東其德在仁其職生養以應夫出乎震
者三代命祀齊魯大邦得以望而致祭非其地也他諸侯雖禮備
莫敢越焉自秦漢一四海無有遠邇畢爲郡縣凡山川不在其境

禱祠之盛猶或舉之而陰隲降監廟而徧天下者亦惟是東嶽爲
然宋興三葉升中告成冊以帝號由是冠服宮室率用王者之制
蓋古者以神事山川以鬼事宗廟其曰嶽瀆視公侯者特其牲牢
豆籩用等而已壇壝有地非必廟爲也去古旣遠事神之儀悉附
鬼享故雖山川而築宮肖像動與人埒土木崇麗至擬於明堂太
室無甚愧者將禮與時變其致力於神當如是邪泉州故有東嶽
廟附於開元觀之側規制狹隘紹興二十一年郡人相與謀曰吾
州在閩越東南負山瀕海自五季而後未嘗見兵火雖列聖臨御
澤濊而德洽豈擘明神實陰相之其曷以報宜廟宇之一新焉乃
卜地於城東之山是土也溽而甚廣俗號黃山或曰皇者黃也而
麓有大石高且百尺相地者言去此則可以廟矣民趨之劬鋤剗
夷老穉奮力不日而坦焉平壤遂以爲前殿基別高培薄順其勢
形以楹計之屋且百區山靈瀆鬼儼列異狀社公土母拱挹後先
祈年有方司命有屬巍壇中峙六扇外闢璇題丹碧跋翼煥爛使

望而進者肅然懼懼如有執死生禍福之籍在左右遂爲一邦神祠之冠經始於是年四月而休工於二十七年八月之望糜絹錢十有四萬閱歲而後成噫亦勤矣先是右朝請大夫張君汝錫首施錢五千緡以郡人唱施者旣集而張君卽世其子壻右朝奉大夫韓君習實始終之凡廟之位置高下與夫費用之出納工役之巨細皆韓君力也逮茲二十年海無飄風里無鳴柁稷稌露委疫癘不作而泉之俗利賈而業儒蠻獠獠船歲以時旣旣富而安野有弦歌士皆詩書文雅是厲踵厲通顯民之幸神賜者不懈益虔於是請書其事於石因爲作祀神之章俾聲於廟而碑焉其辭曰神之祿兮自東驅列缺兮馭靈霞玉策照耀兮石臧穹崇巖巖在望兮粵與魯同若木出日兮丹崖火融嗟泉之陽兮旣新我宮鈞天兮帝所百祇衛兮萬靈從坎鼓兮鐘鐘蔚馨白兮荔紅蠓羞於鏹兮藁薦於壘山無毒螫兮海無颶風蠻賈委路兮卉衣蒙茸蠱消厲息兮歲仍屢豐發德大兮靡有不通民趨於宮兮惟成在中

倚千萬歲兮神施亡窮

歛黃墩程忠壯公廟碑

羅願

壯士之出身用武以立功顯名於時者世常有之然能使其鄉百世思之者鮮矣中古以來相矜以權利有嚙臂而去其親爲閒而焚其壑臨陣而欺其友苟取一切不顧所厚其威則伸於敵矣而不見信於族黨其位則列於朝矣而不見譽於州里激揚人主之前矜視同列得志富貴矣而不可以見故鄉之父老先世之邱墓往往隨官留止不能復還使其子孫爲羈人於四方數世之後燕秦楚越矣而況能使其鄉百世思之者哉若吾州程公則不然公諱靈洗始梁侯景之亂公以布衣起義奉太守蕭隱以捍州里元帝因命以郡事以故此邦之人得免於亂陳高祖名號旣著公晚而後屈猶及爲佐命上將當時論其功烈固以定配高祖之廟而鄉人追思其義亦相與祠之不忘今距州三十里有地名黃墩者墓與宅在焉宅旣匯爲湖其清可鑒時有巨魚出遊漁者莫敢取

相傳天氣清晏往往見宮室其下云卽其墓旁爲壇而祀之如是古矣水旱必求必應比近祈報常八十餘社於是有方氏者以爲古之祭用壇降及後世肖像以棲神設牀以安像非棟宇無以拒旁風仰雨之入故自郊社之外古百辟卿士在今者例皆廟祀矧神出三代後乃獨用古之壇無益於實若廟而嚴之庶於時爲稱乃以某年月爲屋若干楹嗚呼吾乃今知有功烈者之不忘也古之見祭於人者當時則祀過而舍之梁陳氏之去今六百餘年矣其恩及我者耳與目不接矣不接則宜懈以廢然益相與崇奉以壇爲未足昉於此乎立廟是非其道有可懷者乎由此觀之雖百世可知也於是方氏之進士曰必東因願所善張師顏以請乃爲之詩曰士生立朝終始于鄉一有可稱沒而不忘有用其力勤於衛上鐘鳴魏氏以從大饗有厚其黨而薄其躬燕齊相率社彼樂公起起儀同義烈兩出節扞父邦功書帝室於穆高廟龍姿日容冠劔侑旁儼如在於宮其在於鄉壇壝是飭羔豚毋薄亦人之力

偉哉如公神明之特優游祀典進退血食載祀六百物有廢興慨思昔賢廟食是矜古今異時器非豆登虛設壇陞榛莽易陵隨時稱物亦神所憑乃作新廟邦人所贖物久則替我久益嚴坎其擊鼓黃牢之下牲升於堂樂作於廡以齊以肅以拜以俯我公比鄰公我父母追惟平生勿忘吾土時節請帝以相風雨配食一代有污暨隆不如鄉人與其始終始吾莫原終則未已銘詩於石維廟之始

簽書樞密院事王節愍公廟碑

袁燮

紹興十有四年七月戊午故簽書樞密院事王公不屈於金死之公之使金也以天子命諭其帥歸我河南地以和其帥聽命惟謹事且集矣烏珠惡其專譖而殺之留公河間者六年彊以僞命公義不辱罵敵以死嗚呼大節巍然於是乎貫日月通神明矣蓋嘗論國家之興非獨腹心之臣謀謨於內爪牙之士戰伐於外仗以成功也亦惟有肝膽忠烈達於大義冒死不顧者爲之砥柱焉故

齊以田單存而王蠋亦有功漢以三傑昌而紀信周苛亦有功唐
興趙張岳韓之功信偉矣而全節如公者亦豈可少哉公始至敵
廷問二聖起居悉心經營卒達上意厥後迎梓宮迎太母犯難而
行曾不自顧每先以酈食其唐儉自處屢言於上苟有可乘之機
毋以臣故憚於進取又言臣昔在金知烏珠幾爲我擒山東河朔
日俟王師時不可失此豈區區怯懦專以成好爲足恃者河間之
留歲月既深金以公備嘗艱阨不堪其苦可昭也而終不少屈堂
堂乎與忠愍李公英風義概前後相望迄今聞者莫不興起其有
補於世道豈不博哉君子之所爲固有初若昧昧而其後昭昭者
公秉心如是而持正論者詆時宰議和之失并以及公蓋未覩其
忠爾時宰忘國讐恥自爲身謀和議既決不易宰相著爲信誓豈
忠臣之用心哉彼彼惟固位公乃捐軀邪正之辨明於黑白故要其
終而途轍判矣時宰恥其不若不以實聞既歿天子始知公之死

節孝宗嗣位官其三孫至光宗時賜諡節愍逮我皇上褒贈有加
以公葬吳陽山乃詔廟祀於吳卜築于子城之眞慶坊時公孫柟
尹正京邑建請於朝故有是命柟遵奉之乃斥私財是營是度崇
閣屹如寢堂翼如豁以高軒繚以長廊處祝史于旁舍募道流以
汎掃買良田收其入以贍給之規模既備具矣會遭內艱故雖賜
額忠肅而碑猶未建旣免喪復拜京輦之命始錄顛末而屬某潤
色之某雖寡陋然高山仰止之恩詠之久矣茲不敢辭公諱倫字
正道大名人景德祥符間名宰相魏公之諸孫也先自晉公手植
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興者源深流長奕世顯榮至公復以節
著明於君臣之義達於死生之說本心卓然俯仰無媿可謂一代
之奇傑矣嗚呼金人無道戕我忠臣天實惡之數代之後迫於疆
鄰奔迸竄伏不絕如綫我有忠臣不屈於金天實右之列聖相承
迄今昌盛天之福善禍淫豈不甚昭然哉公之忠誠向也未白時
宰抑之也然斯人之後湮沒無稱而公有賢孫振興門戶福善禍

淫之理益信不誣公之所存天固知之矣雖更百世英靈如在于
其祭也其可無歌以侑之歟乃作詩曰河朔人物如渾金稟資篤
厚機深故家遭亂悲陸沈南來氣骨猶蕭森惟公貌古氣駸駸
白請掉舌鋤騎淫剛腸憤激涕沾襟一死如蛻獲我心乾坤倏變
晴爲陰雪雹隨風雨號林精誠上徹天監臨誰其蔽之翳孔王事
久論定昭純忱有巖廟貌我冠簪牲肥酒冽神其歆可解民愠如
薰琴驅彼疫癘無敢侵油然層雲早爲霖豐我廩庾高於岑神有
大賜民其欽

南宋文範卷三十八目錄

對策

御試策 并問

王十朋

南宋文範卷三十八目錄



御試策

對策

南宋文範卷三十八目錄

王十朋

南宋文範卷三十八

長洲顧少卿先生鑒定

秀水莊仲方編

對策

御試策 并問

王十朋

問蓋聞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仰惟祖宗以來立綱陳紀百度著明細大畢舉皆列聖相授之模為萬世不刊之典朕紹續丕圖恪守洪業凡一號令一施為靡不稽諸故實惟祖宗成法是憲是若然畫一之禁賞刑之具猶昔也而奸弊未盡革賦斂定制經常之度猶昔也而財用未甚裕取士之科作成之法猶昔也而人才尚未盛黜陟之典訓迪之方猶昔也而官師或未勵其咎安在豈道雖久而不渝法有時而或弊損益之宜有不可已耶抑推而行之者非其人耶朕欲參稽典冊之訓講明推行之要俾祖宗之治復見于今其必有道子大夫學古入官明于治道蘊蓄以待問久矣詳著

南宋文範卷三十八

一

于篇朕將親覽

臣對臣聞有家法有天下法人臣以家法為一家之法人君以家法為天下之法人君之與人臣雖名分不同而法有大小之異至于能世守其法者則皆曰權而已人臣能執一家之權守一家之法以示其子孫則必世為名家人君能執天下之權守其家法以為天下法貽厥子孫而施諸罔極則必世為有道之國蓋法者治家治天下之大具而權者又持法之要術也今陛下親屈至尊廷集多士訪治道于清問之中首以監于先王成憲恪守祖宗之法為言是則陛下欲守家法以為天下法者固已得之矣臣獲以一介草茅與子大夫之列仰承聖詔其敢不展盡底蘊茂明大對以為陛下遵祖宗守成法之獻耶臣之所欲言者無他焉亦曰攬權而已嘗謂君者天也天之所以為天者以其聰明剛健可慶賞刑威之權而不昧也君之所以為君者以其能憲天聰明體天剛健司慶賞刑威之權而不下移也天執天之權而為天君執君之權

而爲君故天與君同稱大于域中而君之名號必以天配以天道而王天下也則謂之天王以天德而子兆民也則謂之天子居九五正中之位則謂之天位享萬壽無疆之祿則謂之天祿五服五章者謂之天命五刑五用者謂之天討就之如日者謂之天表畏之如神者謂之天威居曰天闕器曰天仗法曰天憲詔曰天詔天之大小不可以有加君之大亦不可以有加者以其威能司域中之權而已矣恭惟陛下蘊聰明之德體剛健之資躬親聽斷動法祖宗一詔令之下而萬民莫不鼓舞者如天之雷風一德澤之布而萬民莫不涵泳者如天之雨露開眾正之路杜羣枉之門而萬民莫不悅服者如天之清明爲政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而萬民莫不拭目以觀者如天之運行而不息巍巍乎蕩蕩乎固不可以有加矣而臣猶以法天攬權爲言者蓋陛下之德雖不可以有加而臣子之心每以有加無已而望陛下此臣所以昧死盡言而不知諱也臣伏讀聖策首以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遵先王之法而過

者未之有爲言次及于祖宗立綱陳紀列聖相授之道又次以今日奉行而不能無四者之弊爲問臣有以見陛下知致治之道在乎守成憲遵祖宗欲革今日之弊也臣竊謂陛下能攬威福之權率自己出則成憲有不難守祖宗有不難法時弊有不難革天下有不難治凡所以策臣者皆不足爲陛下憂矣不然陛下雖勤問之臣雖謏誦之無益也臣觀自古善言治之人未嘗不以攬權爲先古善致治之君亦未嘗不以攬權爲先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者箕子告武王之言也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至于無道則自諸侯大夫出者孔子垂戒後世之言也謂慶賞刑威曰君君能制命爲義者左氏記時人之言也謂堂陛不可以相陵首足不可以相反者賈誼告文帝之言也此臣所謂善言治之人未嘗不以攬權爲先也三皇官天下者攬福威之權以官之也五帝家天下者攬福威之權以家之也三王計安天下而歷年長且久者攬福威之權以安之也漢宣

帝善法祖宗之君也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致中興之業者無他焉以其能革霍光專政之弊躬攬福威之權而已觀其綜核名實信賞必罰齋居決事聽斷惟精而神爵五鳳之治號爲吏稱民安功光祖宗業垂後裔者蓋本乎此也光武亦善法祖宗之君也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建中興之功者無他焉以其能鑿西京不競之禍躬攬福威之權而已觀其總攬權綱明慎政體退功臣而進文吏戢弓矢而散馬牛建武之政號爲止戈之武系隆我漢同符高祖者蓋本乎此也唐明皇善法祖宗之君也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致開元之治者以其能革前朝權戚干政之弊躬攬福威之權而已初明皇銳于求治姚崇設十事以要說之其大概則勸其攬權也帝自謂能行由是勵精爲治責成于下而權歸于上矣憲宗亦善法祖宗之君也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致元和之治者以其能懲前日沾沾小人竊柄之弊躬攬福威之權而已初憲宗銳于致治杜黃裳懼不得其要勸其操執綱領要得其大

者帝嘉納之由是勵精爲治紀律設張赫然號中興矣此臣所謂自古善致治之君未嘗不以攬權爲先也陛下懲前日權臣專政之久收還威福之柄運獨化于陶鈞裁萬幾于獨斷天下翕然稱陛下爲英主凜凜乎漢宣帝光武唐明皇憲宗之上矣而臣尤勸陛下攬權者非欲陛下衡石程書如秦皇帝而謂之攬權也又非欲陛下傳飡聽政如隋文帝而謂之攬權也又非欲其強明自任親治細事不任宰相如唐德宗而謂之攬權也又非欲其精于吏事以察爲明無復仁恩如唐宣宗而謂之攬權也蓋欲陛下懲其所既往戒其所未然操持把握不可一日而少縱之使福威之權一出于上不至于下移而已臣竊謂陛下欲守祖宗之法莫若躬攬福威之權欲攬福威之權又莫若行陛下平日之所學五經泛言治道而春秋者人主攬權之書也陛下聖學高明緝熙不倦萬幾之暇篤好此書固嘗親灑宸翰以書經傳刊之琬琰以詔學者矣邇者又命儒學近臣於經筵講讀之是則夫子二百四十二年

行事之迹固已默得于聖心之妙至于其間可爲攬權之法者臣請爲陛下誦之春秋書王曰天王者所以爲人君法天攬權之法有書王不書天者所以爲人君不能法天攬權之戒書朝書會者欲朝會之權必出于天子也書侵書伐者欲征伐之權必出于天子也書僭禮亂樂者欲其收禮樂之權也書僭賞濫罰者欲其收賞罰之權也權在諸侯則譏之如踐土之盟之類是也權在大夫則刺之如雞澤之盟之類是也先王人而後諸侯者欲權在王人也內中國而外夷狄者欲權在中國也書盜一字者所以戒小人之竊權也書闞一字者所以防刑人之弄權也凡一字之衷重于華衮者皆所以勸人君攬權以作福凡一字之貶重於斧鉞者皆所以勸人君攬權以作威臣願陛下尊聖人之經行聖人之言以是正天下之名分以是定天下之邪正以是成天下之事業則何患乎不能監先王之憲遵祖宗之法革今日之弊耶臣伏讀聖策曰仰惟祖宗以來立綱陳紀百度著明細大畢舉皆列聖相授之

模爲萬世不刊之典朕纘紹丕圖恪守洪業凡一號令一施爲靡不稽諸故實惟祖宗成法是憲是若臣有以見陛下謙恭抑畏不以聰明自居必欲行祖宗之法以致中興之治也臣竊謂陛下欲法祖宗以致治又不可不法春秋以攬權臣謹按春秋有變古則譏之之書有存古則幸之之書有復古則善之之書經書初獻六羽者譏隱公不能守祖宗之法而輒變先王之業也書初稅畝者譏宣公不能守祖宗之法而輕變成周之徹也此所謂變古則譏之者也書猶三望者譏僖公不郊而幸其猶三望書猶朝于廟者譏文公不告朔而幸其猶朝于廟此所謂存古則幸之者也襄公十一年書作三軍者譏其變古也昭公五年書舍中軍者善其復古也此所謂復古則善之者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漢惠帝用曹參守蕭何之法而海內晏然武帝用張湯取高皇帝之法紛更之而盜賊半天下守祖宗之法者其治如此變祖宗之法者其亂如彼爲人主者其可自壞其家法耶我

太祖太宗肇造我宋之家法者也真宗仁宗至于列聖守我宋之家法者也先正大臣若范質趙普之徒相與造我宋之家法者也真宗時有若李沆王旦寇準在仁宗時有若王曾李迪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之徒相與守我宋之家法者也側聞慶厯中仁宗出御書十三軸凡三十五事其一曰遵祖宗訓二曰奉眞考業三曰祖宗艱難不敢有墜四曰眞宗愛民孝思感噎故當時君聖臣良持循法度四十二年之間治效卓然者蓋本乎此又聞熙寧中先正司馬光于經筵進講至蕭何曹參事謂參不變何法得守成之道且言祖宗之法不可變也異日呂惠卿進講立說以破之謂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隨而折之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非變也諸侯有變禮易樂者王巡守則誅之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平國用中典是謂世輕世重非變法也觀二臣之言亦足以見人之邪正矣陛下自卽

位以來固未嘗不遵守祖宗成法比年有出于一時申請權宜而行者致與成法或相牴牾邇者陛下面諭羣臣謂國家政事並宜遵守祖宗今又發于清問以求致治之效臣有以見陛下得持盈守成之道眞仁宗之心矣然臣復以攬權爲言者蓋春秋譏時王失攬權之道故諸侯遂有變法之弊今陛下欲守祖宗之法宜用春秋賞罰之權以御之可也大臣有清淨如曹參者宜命之持循中正如司馬光者宜俾之討論變亂如張湯者則誅之異議如呂惠卿者則斥之如是則祖宗良法美意可以垂萬世而無弊矣尙何患乎天下之不治哉臣伏讀聖策曰畫一之法賞刑之具猶昔也而姦弊未盡革臣有以見陛下欲行祖宗之法在乎明賞刑以革弊也臣竊謂欲姦弊之盡革不可不法春秋以攬權蓋春秋之法非孔子之法也成周之法也故杜預曰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經有書賞者如錫命威公錫命文公錫命成公之類皆所以譏時王之濫賞非周公之賞也有書刑者如殺其大夫放其大夫

殺其公子之類皆所以譏時君之濫刑非周公之刑也時王失周公賞刑之法不能革當時之姦弊故仲尼以筆削之權代之善勸而淫懼焉我祖宗制賞刑之法載在有司畫一之章昭然可觀創之者如蕭守之者如曹未嘗有濫賞也而賞必當乎功未嘗有淫刑也而刑必當乎罪歷世行之弊無不革者蓋以聖祖神宗能攬權于上而羣臣能奉行于下故也故司馬光自爲諫官及爲侍從嘗以人君致治之道三獻之仁宗又獻之英宗又獻之神宗而其二說則在乎信賞必罰也三宗旣用其言以致極治矣光以清德雅望執政于元祐之初躬行其言以革時弊進退羣臣邪正之甚者十數人天下皆服其賞刑之當一時之弊亦無不革者我三宗眞盛德之君而光亦可謂救時賢相也邇者陛下躬親萬幾一新時政斥逐姦邪登用耆舊禁錮者釋告訐者誅茲賞刑之至公而革弊之甚大者也聖策猶以姦弊未革爲憂者豈今日朝廷猶有借賞濫罰如春秋時乎臣不敢不陳其大概夫人主賞刑之大者

莫如進退天下之人今陛下每進一人必出于陛下素知其賢親自識擢可也不然則出于大臣侍從公心薦舉可也不然則采于輿論而天下國人皆曰賢可也苟不出于三者而一旦遽進之則議者必曰其人之進也出于某人陰爲之地也如是則一人之濫進有以損陛下作福之權矣陛下每退一人必出于陛下灼知其罪震怒而賜譴可也不然則出于諫官御史公言論列可也不然則得于僉言而天下國人皆曰有罪可也苟不出于三者而一旦遽退之則議者必曰某人之退也出于某人陰有以中之也如是一人之誤退有以損陛下作威之權矣昔舜舉十六相而天下悅其賞之當去四凶人而天下服其罰之公陛下苟能以祖宗制賞刑爲法以虞舜用賞刑爲心執春秋賞刑之權以御之則何患乎姦弊之不革耶若夫有某勞進某秩以爲賞犯某事得某罪以爲罰此特有司之職耳非人主威福之大者臣不復爲陛下言之也臣伏讀聖策曰賦斂之制經常之度猶昔也而財用未甚裕臣

有以見陛下欲行祖宗之法在乎裕財用以經邦也臣竊謂欲財用之有裕又不可不法春秋以攬權謹按春秋書臧孫辰告糴于齊者譏莊公不節國用一歲不熟而告急于外也書初稅畝者譏宣公不節國用變成周什一之法至于履畝而稅也書作邱甲者譏成公不節國用至于以邱而出甲也書用田賦者譏哀公不節國用至于用畝而出軍賦也春秋書告者不宜告書初者不宜初書作者不宜作書用者不宜用臣由是知春秋賦稅之書爲人君節用裕財之訓明矣昔孔子對齊景公之問政不曰政在生財而曰政在節財有若對魯哀公之問年饑不告之以生財之術而告之以益徹臣又知裕國之術實在乎節用也側聞太祖皇帝有言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悉以金銀爲飾力亦可辦但念我爲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嗚呼大哉言乎真可爲萬世子孫保國之訓也又聞仁宗聖性尤務儉約器用止于漆素衾褥止用黃絁嘉祐間臨軒策士出富民之要在

節儉以爲御題時呂溱賦曰國用旣節民財乃豐仁宗悅之擢爲第一觀仁宗取士命題之意又真可爲萬世子孫保國之訓也又聞熙寧初司馬光王安石同對論及救災節用事安石曰國用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以盡民財民窮爲盜非國之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萬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而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于加賦此乃桑弘羊欺漢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武帝不明耳司馬光之名言真可謂節用理財之法聚斂毒民者之深戒也陛下自和戎以來兵革不用二十年矣是宜倉廩富實貴朽粟陳如成康文景時可也而聖策乃以財用未裕爲憂雖臣亦竊疑之豈國家用度之際有所未節乎奢侈之風有所未革乎不急之務無名之費尙繁乎今賦入不及祖宗全盛之日而用度不減祖宗全盛之時三年郊祀之禮所不可免者而臣下賞賜之費

有可得而省也不得已之歲幣所不可免者而冗官可得而省也
六軍之養所不可免者而冗兵可得而省也臣所謂用度之際有
所未節者如此之類不止乎此也朝廷往常屢有禁銷金之令矣
而婦人以銷金爲衣服者今猶自若也又常有禁銷翠之令矣而
婦人以翠羽爲首飾者今猶自若也是豈法令之不可禁乎豈宮
中服浣濯之化衣不曳地之風未形于外乎臣所謂奢侈之風有
所未革者蓋在乎此也臣又聞之道路謂遠夷外國有以無益之
奇玩易我有用之資財者池臺苑囿車騎服御有未能無所增益
者中貴外戚便嬖使令倡優伶官之徒有未能無非時賞賜者臣
所謂不急之務無名之費尙繁者蓋在乎此也昔漢文帝躬行節
儉以化民而海內至于富庶臣願陛下攬權于上而革眾弊以文
帝及我太祖仁宗恭儉爲法以春秋所書爲戒則何患乎財用之
不裕乎若夫自同于聚斂之臣獻生財之術則臣不敢也臣伏讀
聖策曰取士之科作成之法猶昔也而人才猶未盛臣有以見陛

下致治之道在乎得士而欲人才之盛如祖宗時也臣竊謂陛下
欲人才之盛宜攬育才取士之權臣謹按春秋書作邱甲穀梁因
論古者有四民而以士民爲首范甯釋之曰士者治道藝者也又
按經書單伯送王姬穀梁曰單伯者我之命大夫也范甯釋之曰
古者諸侯貢士于天子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又按公羊
春秋曰什一行而頌聲作何休因論及成周之時井田校室之制
大學小學之法養士取士之說爲甚詳又按經赦許止之罪穀梁
曰子生三年不免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傳父之罪也
就師傳學問無方心志不通已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彰朋
友之罪也名譽旣彰而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而王者
不用王者之過也春秋傷時王失育才取士之權而默寓其意于
筆削之際公羊穀梁范甯何休之徒從而發明之亦可謂有功于
風教矣我祖宗以來取士于科舉是古者諸侯貢士之法也養士
于太學是古者校庠序之法也又有制科以待非常之士是有取

于漢唐盛世之法也進士科或用詩賦或用經義雖更變不同而未嘗不得人也太學之士或出于舍選或出于科舉雖作成不同而亦未嘗不得人也二百年間名臣鉅儒建勳立業背項相望莫不由此塗出可謂盛矣陛下往者雖在干戈日不暇給之中而未嘗廢俎豆之事自偃兵以來復興太學以養諸生其取士之科作成之法一遵祖宗之舊恩甚渥也而聖策猶以人才未甚盛爲憂者臣輒獻攬權之說焉今取士之科作成之法雖曰猶昔而人才非昔者由福威之權下移於前日故也夫法之至公者莫如取士名器之至重者莫如科第往歲權臣子孫門客省闈殿試類皆竊巍科而有司以國家名器爲媚權臣之具而欲得人可乎朝廷比因外臺之言例行駁放士論莫不稱快臣願陛下常攬福威之權以御之嚴詔有司謹取士之公法而無蹈往年之覆轍可也至所謂作成者蓋欲作成其器如鳶飛魚躍涵養其平日之剛方而成就其異時之遠大者耳非取其能絺章繪句以媒青紫也自權

臣以身障天下之言路而庠序之士養諛成風科舉之文不敢以一言及時務欲士氣之振可乎臣聞嘉祐間仁宗以制科取士時應詔者數人眉山蘇轍之言最爲切直考官以上無失德而轍妄言欲黜之獨司馬光慨然主其事仁宗曰朕以直言求士其可以直言棄之耶擢寘異等此陛下取士之家法也臣願陛下以仁宗爲法以前日權臣之事爲戒命庠序去謗訕之規科舉革忌諱之禁有司取忠讜之論將見賢良方正茂才異等直言極諫之士濟濟而出如仁宗時矣尙何患人才之不盛乎臣伏讀聖策曰黜陟之典訓迪之方猶昔也而官師或未勵臣有以見陛下知致治之道在乎得人而欲官師之勵如祖宗時也臣竊謂欲官師之勵宜攬黜陟賢否之權謹按春秋隱十一年書滕侯至威二年別書滕子范甯曰前稱侯今稱子者蓋時王所黜隱二年書紀子至威二年則書紀侯范甯曰前稱子今稱侯者蓋時王所進臣竊謂春秋時王不能黜陟諸侯是必夫子以賞罰之權因其賢否而黜陟之

也又按經書楚曰荆公羊曰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何休釋之曰聖人因周有奪爵之法故備七等之科以進退之臣是以知春秋實夫子黜陟之公法也故爲臣而知春秋者則必爲忠臣蓋春秋以責忠臣之至訓迪天下之爲人臣者也爲子而知春秋者則必爲孝子蓋春秋以責孝子之至訓迪天下之爲人子者也我國家任官之法上自公卿百執事下至一郡一縣之吏無非以公道黜陟之固無異虞舜三載考績之法也有學以教之于未仕之前有法以禁之於筮仕之後無非以公道訓迪之固無異乎成周訓迪厥官之方也故當時爲官師者罔不勉勵厥職坐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是宰相之勵其職也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是諫官之勵其職也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者是御史之勵其職也百官勵其職於郡縣是以祖宗之世內外多任職之臣故其致治之效遠出漢唐之上今陛下任賢使能以建中興

之治黜陟之法訓迪之方無非遵祖宗之時而聖策乃以官師未勵爲憂者臣輒獻攬權之說焉今黜陟之法訓迪之方雖曰猶昔而治效非昔者由福威之權下移于前日故也夫法之至公者莫大乎黜陟而治亂之所繫者莫重乎官師曩者內外用事之臣多出乎權門之親戚故舊朋黨文臣或非清流而濫居清要之職武臣或無軍功而濫居將帥之任賄賂公行其門如市郡縣之吏其濁如泥是皆官曹澄清時可堪一笑者至于一言忤意雖無罪而亦斥睚眦之怨雖忠賢而必誅其一時黜陟皆出于喜怒愛憎之私無復有唐虞考績李唐四善二十七最之法求欲其盡瘁勵職可乎若夫所謂訓迪者蓋將以忠義訓迪之使其忘身殉國而已非欲訓迪其巧進取善造請以事權勢也當權門炙手可熱之時縉紳相率爲佞之不暇孰有以忠義相訓迪者乎至於今日而官師猶未勵者以其承積習之後而餘弊未革故也陛下必欲官師咸勵厥職莫若大明黜陟于上而以黜陟之次者付之宰相又其

次者付之吏部又其次者付之監司可也昔慶曆中仁宗黜夏竦等用杜韓范富以爲執政以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爲諫官皆天下之望魯人石介作聖德頌以揄揚之此陛下黜陟之家法也臣願陛下以仁宗爲法以前日權臣之事爲戒執福威之大柄以爲黜陟之法明忠孝之大節以爲訓迪之方如是則尚何患乎官師之不勵職如祖宗時乎臣伏讀聖策謂姦弊未盡革財用未甚裕人才尙未盛官師或未勵其咎安在豈道雖久而不渝法有時而或弊損益之宜有不可已耶抑推而行之者非其人耶朕欲參稽典策之訓講明推行之要俾祖宗致治之效復見於今其必有道臣仰見陛下願治之切思慕祖宗之深欲聿追其盛德大業者可謂勤且至矣然臣已陳攬權之說於前且以春秋爲獻抑嘗聞先儒曾參有言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春秋之學陛下卽已深得之復能尊其所聞行其所知攬福威之權以守祖宗之家法則賞刑當而天下悅矣姦弊不患乎不革節儉行而

天下化矣財用不患乎不裕取士公而賢能出矣人才不患乎不盛黜陟明而邪正分矣官師不患乎不勵祖宗至治之效又何患乎不復見於今耶若夫所謂道雖久而不渝法有時而或弊損益之宜有不可已者臣按先儒釋春秋有變周之文從周之質之說又有商變夏周變商春秋變周之說臣以爲春秋未嘗變周也特因時救弊耳又嘗聞董仲舒之言曰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旺而不行救其偏者所以補其敝而已矣我祖宗之法譬猶大厦敝則修之不可更造苟不知遵守而輕務改更臣恐風雨之不芘也損益之宜有不可已者臣願以仲舒補敝之說爲獻可乎若夫所謂推而行之有非其人者臣按春秋書乃一字如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之類穀梁釋之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蓋言任用不得其人耳又嘗聞荀卿之言曰有治人無治法夏商周之法非不善也苟得其人監于成憲常如傳說之言遵先王之法常如孟子之言率由舊章常如詩人之言則夏商周雖至今存可也

漢唐之法亦非不善也苟得其人常如曹參之守法宋璟之守文
魏相李絳之奉行故事則漢唐雖至今存可也祖宗之法非不甚
善也苟得其人常如司馬光之徒持守成之論則垂之萬世與天
地並久可也陛下既知前日推而行之非其人矣則今日不可不
慎擇焉臣願以苟卿有治人之言爲獻可乎若夫參稽典策之訓
則有歷朝之國典在焉祖宗之實訓政要在焉有司之成法在焉
陛下宜詔執政與百執事之人參稽而奉行之可也若夫講明推
行之要則無若乎攬權陛下提綱振領而以萬目之繁付之臣下
可也陛下終策臣曰子大夫學古入官明于治道蘊蓄以待問久
矣詳著于篇朕將親覽此陛下導臣使言臣不敢不盡言也臣聞
人主開求言之路必將有聽言之實人臣遇得言之秋不可無獻
言之誠蓋求言之路不常開而得言之秋不易遇今陛下開求言
之路而臣遇得言之秋陛下有聽言之實臣其可無獻言之誠乎
臣復有一言以爲陛下獻者欲陛下正身以爲攬權之本也按春

秋書正者杜預謂欲其體元而居正公羊又有君子大居正之說
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者董仲舒
之論正也謂人君所行必正道所發必正言所居必正位所近必
正人者劉蕡之論正也臣觀自古人君能正身以化下者莫如周
文王不能正身以化下者莫如漢武帝文王宅心于正道之中其
勤勞則日昃不遑暇食不敢盤于游田以庶邦萬民惟正之供故
能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見于思齊之詩在位之臣皆
節儉正直見于羔羊之詩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其化又
見于騶虞之詩文王能自正其身而其下化之如此若夫武帝則
不然其所以自治其身與其下應之者皆不正也帝好諛也故公
孫宏曲學以應之帝好刑也故張湯曲法以應之帝好利也故孔
僅桑宏羊以剝下益上應之帝好兵也故衛青霍去病以拓土開
疆應之帝好夸大也故司馬相如作封禪書以應之帝好神僊也
故文成五利之徒以左道應之武帝不能自正其身而其下應之

如彼臣願陛下以文王爲法以武帝爲戒端厥心居以爲化本非
正勿視非正勿聽非正勿言非正勿動其用人也不必問其才不
才而先察其正不正是果正人也其進則爲治之表其可以其才
不足而不與之進乎是果不正人也其進則爲亂之機其可以其
才有餘而使之進乎其聽言也必觀其言之是與非斯可以見其
人之邪與正有遜志之言必將察之曰彼何爲而投吾之所好哉
是必不正人之言也是言之有害于我者也可以其遜吾志而
受之耶有逆耳之言必將察之曰彼何爲而犯吾之所惡哉是必
正人之言也是言之有益于我者也可以其逆吾耳而不受耶
左右譽言曰聞必察之曰是必不正人也是必阿大夫之類也是
必善結吾左右以求譽者也退之可矣左右毀言曰聞必察之曰
是未必不正人也是必卽墨大夫之類也是必不善結吾左右以
致毀者也進之可矣如是則一念慮無非正心一云爲無非正道
左右前後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始見四方萬里風行草偃莫不一

於正矣臣願陛下以是爲攬權之本而又任賢以爲攬權之助廣
覽兼聽以盡攬權之美權在陛下之手則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
意雖社稷之大計天下之大事皆可以不動聲色而爲之況區區
四者之弊尙何足以軫淵衷之念哉臣聞主聖臣直惟陛下赦其
狂愚不勝幸甚臣昧死臣謹對

南宋文範卷三十九目錄

對策

御試策

并問

擬試策

試策

問易春秋之元及時政六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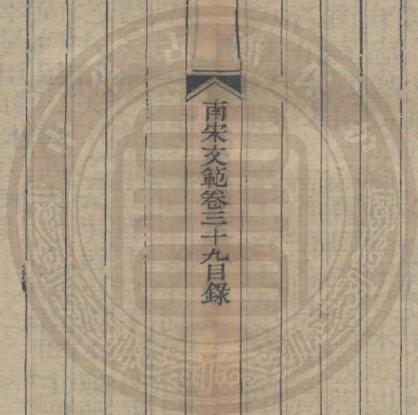
文天祥

薛季宣

何夢桂

南宋文範卷三十九目錄

一



法環問易春秋之元及時政六事

擬試策

御試策并問

對策

南宋文範卷三十九目錄

何夢桂

薛季宣

文天祥

南宋文範卷三十九

長洲顧少卿先生鑒定

秀水莊仲方編

對策

御試策 并問

文天祥

蓋聞道之大原出於天超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日用事物之常根乎陰陽五行之蹟而實不外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天以澄著地以靖謐人極以昭明何莫由斯道也聖聖相傳同此一道由修身而治人由致知而齊家治國平天下本之精神心術達之禮樂刑政其體甚微其用則廣歷千萬世而不可易然功化有淺深證效有遲速者何歟朕以寡昧臨政願治于茲歷年志愈勤道愈遠竇乎其未朕也朕心疑焉子大夫明先聖之術咸造在庭必有切至之論朕將虛己以聽三墳而上大道難名五典以來常道始著日月星辰順乎上鳥獸草木若于下九功惟敘四夷來王百工熙哉庶事康哉非聖神功化

南宋文範卷三十九

一

之驗歟然人心道心寂寥片語其危微精一之妙不可以言既歟誓何爲而畔會何爲而疑俗何以不若結繩治何以不若畫象以政凝民以禮凝士以天保采薇治內外憂勤危懼僅克有濟何帝王勞逸之殊歟抑隨時損益道不同歟及夫六典建官蓋爲民極則不過曰治曰教曰禮曰政曰刑曰事而已豈道之外又有法歟自時厥後以理欲之消長驗世道汗隆陰濁之日常多陽明之日常少刑名雜霸佛老異端無一毫幾乎道駁乎無以議爲然務德化者不能無上郡鴈門之警施仁義者不能無末年輪臺之悔甚而無積仁累德之素紀綱制度爲足維持憑藉者又何歟朕上嘉下樂夙興夜寐靡遑康寧道久而未治化久而未成天變洊臻民生寡遂人才乏而士習浮國計殫而兵力弱符澤未清邊備孔棘豈道不足以御世歟抑化裁推行有未至歟夫不息則久久則徵今胡爲而未徵歟變則通通則久今其可以屢更歟子大夫孰之復之勿激勿泛以副朕詳延

之意寶祐四年五月八日

臣對恭惟皇帝陛下處恆之久當泰之交以二帝三王之道會諸心將三紀于此矣臣等鼓舞于鸞飛魚躍之天皆道體流行中之一物不自意得旅進于陛下之庭而陛下且嘉之論道道之不行也久矣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然臣所未解者今日已當道久化成之時道洽政治之候而方歉焉有志勤道遠之疑豈望道而未之見耶臣請泝太極動靜之根推聖神功化之驗就以聖問中不息一語爲陛下勉幸陛下試垂聽焉臣聞天地與道同一不息聖人之心與天地同一不息上下四方之宇往古來今之宙其中百千萬變之消息盈虛百千萬變之轉移闔闢何莫非道所謂道者一不息而已矣道之隱于渾淪藏于未瑀未琢之天當是時無極太極之體也自太極分而陰陽則陰陽不息道亦不息陰陽散而五行則五行不息道亦不息自五行又散而爲人心之仁義禮智剛柔善惡則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穹壤間生生化化之

不息而道亦與之相爲不息然則道一不息天地亦一不息天地之不息固道之不息者爲之聖人出而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亦不過以一不息之心充之充之而修身治人此亦不息也充之而致知以至齊家治國平天下此一不息也充之而自精神心術以至于禮樂刑政亦此一不息也自有三墳五典以來以至于太平六典之世帝之所以帝王之所以王皆自其一念之不息者始秦漢以降而道始離非道之離也知道者之鮮也雖然其間英君誼辟固有號爲稍稍知道矣而又沮于行道之不力知務德化矣而不能不尼之以黃老知施仁義矣而不能不遏之以多欲知四年行仁矣而不能不畫之以近效上下三千年間牽補過時架漏度日毋怪夫駁乎無以議爲也獨惟我朝式克至于今日休陛下傳列聖之心以會藝祖之心會藝祖之心以參帝王之心參天地之心三十三年間臣知陛下不貳以二不參以三茫乎天運宵爾神化此心之天混兮闢兮其無

窮也然臨御浸近持循浸熟而算計見效猶未有以大快聖心者上而天變不能以盡無下而民生不能以盡遂人才士習之未甚純國計兵力之未甚充以至盜賊兵戈之警所以貽宵旰之憂者尤所不免然則行道者殆無驗也邪臣則以爲道非無驗之物也道之功化甚深也而不可以爲迂道之證效甚遲也而不可以爲遠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也之德之純純亦不已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也爲治顧力行何如耳焉有行道于歲月之暫而遽責其驗之爲迂且遠耶臣之所望于陛下者法天地之不息而已姑以近事言則責躬之言方發而陰雨旋霽是天變未嘗不以道而弭也賑飢之典方舉而都民歡呼是民生未嘗不以道而安也論辨建明之詔一頒而人才士習稍稍渾厚招填條具之旨一下而國計兵力稍稍充實安吉慶元之小獲維揚瀘水之雋功無非憂勤于道之明驗也然以道之極功論之則此淺效耳速效耳指淺效速效而遽以爲道之極功則漢唐諸君之用心是

也陛下行帝而帝行王而王而肯襲漢唐事耶此臣所以贊陛下之不息也陛下倚自其不息者而充之則與陰陽同其化與五行同其運與乾坤生生化之理同其無窮雖充而爲三紀之風移俗易可也雖充而爲四十年圜空刑措可也雖充而爲百年德洽于天下可也雖充而爲卜世過歷億萬年敬天之休可也豈止如聖問八者之事可徐就理而已哉臣謹昧死上愚對臣伏讀聖策曰蓋聞道之大原出于天超然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日用事物之常根乎陰陽五行之蹟而實不外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天以澄著地以靖謐人極以昭明何莫由斯道也聖聖相傳同此一道由修身而治人由致治而齊家治國平天下本之于精神心術達之于禮樂刑政其體甚微其用則廣歷千萬世而不可易然功化有淺深證效有遲速何歎朕以寡昧臨政願治于茲歷年志愈勤道愈遠窅乎其未朕也朕心疑焉予大夫明先王之術咸造在庭必有切至之論朕將虛己以聽臣有以見陛下邈道之本

原求道之功效且疑而質之臣等也臣聞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天地之道聖人之道也分而言之則道自道天地自天地聖人自聖人合而言之則道一不息也天地一不息也聖人亦一不息也臣請邇其本原言之茫茫堪輿塊扎無垠渾渾元氣變化無端人心仁義禮智之性未賦也人心剛柔善惡之氣未稟也當是時未有人心先有五形未有五行先有陰陽未有陰陽先有無極太極未有無極太極則太虛無形冲穆無昧而先有此道未有物之先而道具焉道之體也既有物之後而道行焉道之用也其體則微其用甚廣卽人心而道在人心卽五行而道在五行卽陰陽而道在陰陽卽無極太極而道在無極太極質顯微兼費隱包小大通物我道何以若此哉道之在天下猶水之在地中地中無往而非水天下無往而非道水一不息之流也道一不息之用也天以澄著則日月星辰循其經地以靖謐則山川草木順其常人極以昭明則君臣父子安其倫流行古今綱紀造化何莫由斯道也一日

而道息焉雖三才不能以自立道之不息功用固如此夫聖人體天地之不息者也天地以此道而不息聖人亦以此道而不息聖人立不息之體則斂于修身推不息之用則散于治人立不息之體則寓于致知以下之工夫推不息之用則顯于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效驗立不息之體則本之精神心術之微推不息之用則達之禮樂刑政之著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猶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也道之在天地間者常久而不息聖人之於道其可以頃刻息耶言不息之理者莫如大易莫如中庸大易之道至于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而聖人之論法天乃歸之自強不息中庸之道至于溥博淵泉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聖人之論配天地乃歸之不息則久豈非乾之所以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者一不息之道耶是以法天者亦以一不息中庸之所以高明博厚悠久無疆者一不息之道耳是以配天地者亦以一不息以高明博厚悠久無疆者一不息之道也陛下臨政願治于茲歷年前此不息之

歲月猶日之自朝而午今此不息之歲月猶日之至午而中此正
勉強行道大有功之日也陛下勿謂數十年間我之所以擔當宇
宙把握天地未嘗不以此道至于今日而道之驗如此其迂且遠
矣以臣觀之道猶百里之途也今日則適六七十之候也進于道
者不可以中道而廢遊于途者不可以中途而晝夜孜孜而不自
己焉則適六七十里者固所以爲至百里之階也不然自止于
六七十里之間則百里雖近焉能以一武到哉道無淺功化行道
者何可以深爲迂道無速證效行道者何可以遲爲遠惟不息則
能極道之證效氣機動盪于三極之間神采灌注于萬有之表要
自陛下此一心始臣不暇遠舉請以仁宗皇帝事爲陛下陳之仁
祖一不息之天地也康定之詔曰祇勤抑畏慶歷之詔曰不敢荒
寧皇祐之詔曰緬念爲君之難深惟履立之重慶歷不息之心卽
康定不息之心也皇祐不息之心卽慶歷不息之心也當時仁祖
以道德感天心以福祿勝人力國家綏靖邊鄙寧謐若可以已矣

而猶未也至和元年仁祖之三十三年也方且露立仰天以畏天
變碎通天犀以教民生處賈黯吏銓之職擢公弼殿柱之名以厚
人才以昌士習納景初減用之言聽范鎮新兵之諫以裕國計以
強兵力以至講周禮薄征緩刑而拳拳以盜賊爲憂選將帥明紀
律而汲汲以西戎北虜爲慮仁祖之心至此而不息則與天地同
其悠久矣陛下之心仁祖之心也范祖禹有言欲法堯舜惟法仁
祖臣亦曰欲法帝王惟法仁祖法仁祖則可至天德願加聖心焉
臣伏讀聖策曰三墳以上云云豈道之外又有法歟臣有以見陛
下慕帝王之功化證效而亦意其各有淺深遲速也臣聞帝王行
道之心一不息而已矣堯之兢兢舜之業業禹之孜孜湯之慄慄
文王之不已武王之無貳成王之無逸皆是物也三墳遠矣五典
猶有可論者臣常以五典所載之事推之當是時日月星辰之順
以道而順也鳥獸草木之若以道而若也九功惟敘以道而敘也
四夷來王以道而來王也百工以道而熙庶事以道而康光天之

下至于海隅蒼生蓋無一而不拜帝道之賜矣垂衣拱手以自逸于土階巖廊之上夫誰曰不可而堯舜不然也方且考績之法重乎三歲無歲而敢息也授歷之命嚴于四時無月而敢息也凜凜乎一日二日之戒無日而敢息也此猶可也授受之際而堯之命舜乃曰允執厥中夫謂之執者戰兢保持而不敢少放之謂也味斯語也則堯之不息可見已河圖出矣洛書見矣執中之說未聞也而堯獨言之堯之言贊矣而舜之命禹乃復益之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之三語夫致察于危微精一之間則其戰兢保持之念又有甚于堯者舜之心其不息又何如哉是以堯之道不惟驗于七十年在位之日舜之道化不惟驗于五十年視阜之時續萬世永賴之語則唐虞而下數千百年間天得以爲地地得以爲人得以爲人者皆堯舜之賜也然則功化抑何其深證效抑何其遲歟降是而王非固勞于帝者也太樸日散風氣日開人心之機械日益巧世變之乘除不息而聖人之所以綱維世變

者亦與之相爲不息焉俗非結繩之涪也治非畫象之古也師不得不誓侯不得不會民不得不凝之以政士不得不凝之以禮內外異治不得不以采薇天保之治治之以至六典建官其所以曰治曰政曰禮曰教曰刑曰事者亦無非扶世道而不使之窮耳以勢而論之則夏之治不如唐虞商之治又不如夏周之治又不如商帝之所以帝者何其逸王之所以王者何其勞慄慄危懼不如非心黃屋者之爲適也始于憂勤不如恭已南面者之爲安也然以心而觀則舜之業業卽堯之兢兢禹之孜孜卽舜之業業湯之慄慄卽禹之孜孜文王之不已武王之無貳成王之無逸何莫非兢兢業業孜孜慄慄之推也道之散于宇宙間者無一日息帝王之所以行道者亦無一日息帝王之心天地之心也尙可以帝者之爲逸而王者之爲勞耶臣願陛下求帝王之道必求帝王之心則今日之功化證效或可與帝王一視矣臣伏讀聖策曰自時厥後云云亦足以維持憑藉者何歟臣有以見陛下陋漢唐之功化

證效而且爲漢唐世道發一慨也臣聞不息則天息則人不息則理息則欲不息則陽明息則陰濁漢唐諸君天資敏地位高使稍有進道之心則六五帝四三王亦未有難能者奈何天不足以制人而天反爲人所制理不足以御欲而理反爲欲所御陽明不足以勝陰濁而陽明反爲陰濁所勝是以勇于進道者少沮于求道者多漢唐之所以不唐虞三代也歟雖然爲不知道者言也其間亦有號爲知道者矣漢之文帝武帝唐之太宗亦不可謂非知道者然亦有議焉先儒嘗論漢唐諸君以公私義利分數多少爲治亂三君之心往往不純乎天不純乎人而出入於天人之間不純乎理不純乎欲而出入乎理欲之間不純乎陽明不純乎陰濁而出入乎陽明陰濁之間是以專務德化雖足以陶後元太和之風然而尼之以黃老則鳳門上郡之警不能無外施仁義雖足以致建元富庶之盛然而遏之以多欲則輪臺末年之悔不能免四年行仁雖足以開貞觀升平之治然而畫之以近效則紀綱制

度曾不足爲再世之憑藉蓋有一分之道心者固足以就一分之事功有一分之心者亦足以召一分之事變世道汗隆之分數亦係于理欲消長之分數而已然臣嘗思之漢唐以來爲道之累者其大有二一曰雜伯二曰異端時君世主有志于求道者不陷于此則陷于彼姑就三君而言則文帝之心異端累之也武帝太宗之心雜伯累之也武帝無得于道憲章六經統一聖真不足以勝其神仙土木之私干戈刑罰之慘其心也荒太宗全不知道聞門之恥將相之誇末年遼東一行終不能以克其血氣之暴其心也驕雜伯一念憧憧往來是固不足以語常久不息之事者若文帝稍有帝王之天資稍有帝王之地步一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而晁錯輩刑名之說未嘗一動其心是不累于雜伯矣使其以二三十年恭儉之心而移之以求道則後元氣象且將駸駸乎商周進進乎唐虞奈何帝之純心又間于黃老之清淨是以文帝僅得爲漢唐之令主而不得一儕于帝王嗚呼武帝太宗累于雜伯

君子固不敢以帝王事望之文帝不爲雜伯所累而不能不累于異端是則重可惜已臣願陛下監漢唐之跡必監漢唐之心則今日之功化證效將超漢唐數等矣臣伏讀聖策曰朕上嘉下樂云云抑化裁推行有未至歟臣有以見陛下念今日八者之務而甚有望乎爲道之驗也臣聞天變之來民怨招之也人才之乏士習蠱之也兵力之弱國計屈之也虜寇之警盜賊困之也夫陛下以上嘉下樂之勤夙興夜寐之勞悵歲月之逾邁亦欲以少見吾道之驗耳俯視一世未能差強人意八者之弊臣知陛下爲此不滿也陛下分而以八事問臣合而以四事對請得以熟數之于前何謂天變之來民怨招之也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明畏自我民明畏人心之休戚天心所因以爲喜怒者也熙寧間大旱是時河陝流民入京師監門鄭俠畫流民圖以獻且曰陛下南征北伐皆以勝捷之圖來上料無一人以父母妻子遷移困頓皇皇不給之狀爲圖以進者覽臣之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正欺君

之罪上爲之罷新法十八事京師大雨八日天人之交聞不容髮載在經史此類甚多陛下以爲今之民生何如邪今之民生困矣自瓊林大盈積于私貯而民困自建章通天頰于營繕而民困自獻助疊見于豪家巨室而民困自和糴不開于閭閻下戶而民困自所至貪官暴吏視吾民如家雞圈豕惟所咀啖而民困嗚呼東南民力竭矣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今尙可謂之不見乎書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今尙可謂之小乎生斯世爲斯民仰事俯育亦欲各遂其父母妻子之樂而操斧斤淬鋒鏑日夜思所以斬伐其命脈者滔滔皆是然則臘雪靳瑞蟄雷愆期月犯于木星隕爲石以至土雨地震之變無怪夫屢書不一書也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爲安民之道則民生旣和天變或于是而弭矣何謂人才之乏士習蠱之也臣聞窮之所養達之所施幼之所學壯之所行今日之修于家他日之行于天子之庭者也國初諸老嘗以厚士習爲先務寧收落韻之李迪不取鑿說之賈邊寧收直言

之蘇轍不取險怪之劉幾建學校則必欲崇經術復鄉舉則必欲
參行藝其後國子監取湖學法建經學治道邊防水利等齋使學
者因其名以求其實當時如程頤徐積呂希哲皆出其中嗚呼此
元祐人物之所從出也士習厚薄最關人才從古以來其語如此
陛下以爲今之士習何如邪今之士大夫之家有子而教之方其
幼也則授其句讀擇其不戾于時好不震於有司者俾熟復焉及
其長也細書爲工累牘爲富持試于鄉校者以是校藝于科舉者
以是取青紫而得車馬也以是父兄之所教詔師友之所講明利
而已矣其能卓然自拔於流俗者幾何人也心術旣壞于未仕之
前則氣節可想于旣仕之後以之領郡邑如之何責其爲卓茂黃
霸以之鎮一路如之何責其爲蘇章何武以之曳朝紳如之何責
其爲汲黯望之奔競于勢要之路者無怪也趨附于權貴之門者
無怪也牛維馬繫狗苟蠅營患得患失無所不至者無怪也悠悠
風塵靡靡媮俗清芬消歇濁澤橫流惟皇降衷秉彝之懿萌蘖于

牛羊斧斤相尋之衝者其有幾哉厚今之人才臣以爲變今之士
習而後可也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爲淑士之道則士
風一淳人才或于是而可得矣何謂兵力之弱國計屈之也謹按
國史治平間遣使募京畿淮南兵司馬光言邊臣之請兵無窮朝
廷之募兵無已倉庫之粟帛有限百姓之膏血有涯願罷招禁軍
訓練舊有之兵自可備禦臣聞古今天下不能免于弱者必不能免
于貧能免于貧者必不能免于弱一利之興一害之伏未有交受
其害者今之兵財則交受其害矣自東海城築而調淮兵以防海
則兩淮之兵不足自襄樊復歸而併荆兵以城襄則荆湖之兵不
足自腥氣染于漢水冤血濺于寶峯而正軍忠義空于死徙者過
半則川蜀之兵又不足江淮之兵又抽而入蜀又抽而入荆則下
流之兵愈不足矣荆湖之兵又分而策應分而鎮撫則上流之兵
愈不足矣夫國之所恃以自衛者兵也而今之兵不足如此國安
得而不弱哉扶其弱而歸之強則招兵之策今日直有所不得已

者然召募方新調度方急問之大農大農無財問之版曹版曹無財問之餉司餉司無財自歲幣銀絹外未聞有畫一策爲軍食計者是則弱矣而又未免于貧也陛下自肝鬲近又創一安邊太平庫專一供軍此藝祖積縑帛以易賊首之心也轉易之間風采立異前日之弱者可強矣然飛芻輓粟給餉餽糧費於兵者幾何而琳宮梵宇照耀湖山土木之費則漏卮也列竈雲屯樵蘇後糶費于兵者幾何而葦裳羽衣靡金飾翠宮庭之費則尾閭也生熟日券月給衣糧費于兵者幾何而量珠釐玉倖寵希恩戚畹之費則濫觴也蓋天下之財專以供軍則財未不足者第重之以浮費重之以冗費則財始瓶罄而壘恥矣如此則雖欲足兵其何以給兵耶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爲節財之道則財計以充兵力或於是而可強矣何謂虜寇之警盜賊因之也謹按國史紹興間楊么寇洞庭連跨數郡大將王瓊不能制時僞齊挾虜使李成寇襄漢么與交通朝廷患之始命岳飛措置上流已而逐李成

擒楊么而荆湖平臣聞外之虜寇不能爲中國患而其來也必待內之變內之盜賊亦不能爲中國患而其起也必將納外之侮盜賊而至于通虜寇則腹心之大患也已今之所謂虜者固可畏矣然而逼我蜀則蜀帥策廬水之勳窺我淮則淮帥奏維揚之凱痕子野心固不可以一捷止之然使之無得棄去則中國之技未爲盡出其下彼亦猶畏中國之有其人也獨惟舊海在天一隅逆雛穴之者數年于茲颶風瞬息一葦可航彼未必不朝夕爲趨浙計然而未能焉短于舟疏于水懼吾唐島之有李實在耳然洞庭之湖烟水沈寂而浙右之湖濤瀾沸驚區區妖孽且謂有楊么之漸矣得之京師之耆者皆以爲此寇出沒倏閃往來翁霍駕舟如飛運柁如神而我之舟師不及焉夫東南之長技莫如舟師我之勝兀朮于金山者以此我之斃逆亮於采石者以此而今此曹反挾之以制我不武甚矣萬一或出於楊么之計則前日李成之不得志於荆者未必今日之不得志於浙也曩聞山東薦饑有司貪市

權之利空蘇湖根本以資之廷紳猶謂互易安知無爲其鄉道者一夫登岸萬事瓦裂又聞魏村江灣福山三寨水軍輿販鹽課以資逆雖廷紳猶謂是以扞衛之師爲商賈之事以防拒之卒開鄉道之門憂時識治之見往往如此肘腋之蜂螫懷袖之蛇蝎是其可以忽乎哉陛下近者命發運兼憲合兵財而一其權是將爲滅此朝食之圖矣然屯海道者非無軍控海道者非無將徒有王瓊數年之勞未聞岳飛八日之捷子太叔平崔澤之盜恐不如此長此不已臣懼爲秦成開道地也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求所以弭寇之道則寇難一掃邊備或於是而可寬矣臣伏讀聖策曰夫不息則久久則微今胡爲而未徵歟變則通通則久今其可以屢更歟臣有以見陛下久于其道而甚有感乎中庸大易之格言也臣聞天久而不墜也以運地久而不隕也以轉水久而不腐也以流日月星辰而常新也以行天下之凡不息者皆以久也中庸之不息卽所以爲大易之變通大易之變通卽所以驗中庸之不息變

通者之久固肇于不息者之久也蓋不息者其心變通者其跡其心不息故其跡亦不息遊乎六合之內而縱論乎六合之外生乎百世之下而追想乎百世之上神化天造天運無端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天地之所以變通固自其不息者爲之聖人之久于其道亦法天地而已矣天地以不息而久聖人亦以不息而久外不息而言久焉皆非所以久也臣嘗讀無逸一書見其享國之久者有四君焉而其間三君爲最久臣求其所以久者中宗之心嚴恭寅畏也高宗之心不敢荒寧也文王之心無淫于逸無遊于畋也是三君者皆無逸而已矣彼之無逸臣之所謂不息也一無逸而其效如此然則不息者非所以久歟陛下之行道蓋非一朝一夕之暫矣寶紹以來則涵養此道端平以來則發揮此道嘉熙以來則把握此道嘉熙而淳祐淳祐而寶祐十餘年間無非持循此道之歲月陛下處此也庭燎未輝臣知其宵衣以待日中至是臣知其玉食弗遑夜漏已下臣知其丙枕無寐聖人之運亦可謂不息

矣然既往之不息者易方來之不息者難久而不息者難愈久而愈不息者難所臨大庭百辟星布陛下之心此時固不息矣暗室屋漏之隱試一警省則亦能不息否乎日御經筵學士雲集陛下之心此時固不息矣宦官女子之近試一循察則亦能不息否乎不息於外者固不能保其不息于內不息於此者固不能保其不息於彼乍勤乍怠乍作乍輟則不息之純心間矣如此則陛下雖欲久則徵臣知中庸九經之治未可以朝夕見也雖欲通則久臣知繫辭十三卦之功未可以歲月計也淵蝸螻蟻之中虛明應物之地此全在陛下自斟酌自執持頃刻之力不繼則徵久之功俱廢矣可不戒哉可不懼哉陛下之所以策臣者悉矣臣之所以忠于陛下者亦既略陳于前矣而陛下策之篇終復曰子大夫熟之復之勿激勿泛以副朕詳延之意臣伏讀聖策至此陛下所謂詳延之意蓋可識已夫陛下自即位以來未嘗以直言罪士不惟不罪之以直言而且導之以直言臣等嘗恨無由以至天子之庭以

吐其素所蓄積幸見錄于有司得以借玉階方寸地此正臣等披露肺腑之目也方將明目張膽謇謇諤言天下事陛下乃戒之以勿激勿泛夫泛固不切矣若夫激者忠之所發也陛下胡併與泛者之言而厭之邪厭激者之言則是將胥臣等而爲容容唯唯之歸邪然則臣將爲激者歟將爲泛者歟抑將遷就陛下之說而姑爲不激不泛者歟雖然奉對大庭而不激不泛者固有之矣臣于漢得一人焉曰董仲舒方武帝之策仲舒也慨然以欲聞大道之要爲問帝之求道其心蓋甚銳矣然道以大言帝將求之虛無渺冥之鄉也使仲舒於此過言之則激淺言之則泛仲舒不激不泛得一說曰正心武帝方將求之虛無渺冥之鄉仲舒乃告之以眞實淺近之理茲陛下所謂切至之論也奈何武帝自恃其區區英明之資超偉之識謂其自足以凌跨六合籠駕八表而顧于此語忽焉仲舒以江都去而武帝所與論道者他有人矣臣固嘗爲武帝惜也堂堂天朝固非漢比而臣之賢亦萬不及仲舒然亦不

敢激不敢泛竊於聖問之所謂道者而得二說焉以爲陛下獻陛下試采覽焉一曰重宰相以開公道之門臣聞公道在天地不可一日壅淤所以昭蘇而滌決之者宰相責也然扶公道者宰相之責而主公道者天子之事天子而侵宰相之權則公道已矣三省樞密謂之朝廷天子所與謀大政出大令之地也政令不出于中書昔人謂之斜封墨勅非盛世事國初三省紀綱甚正中書造命門下審覆尙書奉行宮府之事無一不統於宰相是以李沆猶得以焚立妃之詔王旦猶得以沮節度之除韓琦猶得出空頭勅以逐內侍杜衍猶得封還內降以裁僥倖蓋宰相之權尊則公道始有所依而立也今陛下之所以爲公道計者非不悉矣以資緣戒外戚是以公道責外戚也以裁制戒內司是以公道責內司也以舍法用例戒羣臣是以公道責外廷也雷霆發彗星日燭幽天下於此咸服陛下之明然或謂比年以來大廷除授于義有所未安於法有所未便者悉以聖旨行之不惟諸司陞補上瀆宸奎而統

率躡級閣職超遷亦以資緣而得恩澤矣不惟姦賊湔洗上勞渙汗而遷人通籍姦胥追刑亦以鑽刺而拜寵命矣甚至閭閻瑣屑之鬪訟卑隸猥賤之干求悉達內廷盡由中降此何等蠱蝨事而陛下以身親之大臣幾于爲奉承風旨之官三省幾于爲奉行文書之府臣恐天下公道自此壅矣景祐間罷內降凡詔令皆由中書樞密院仁祖之所以主張公道者如此今進言者猶以是當間出睿斷爲說嗚呼此亦韓絳告仁祖之辭也朕固不憚自有處分不如先盡大臣之慮而行之仁祖之所以諭絳者何說也奈何復以絳之說欺人主以奪中書之權是何心哉宣靖間創御筆之令蔡京坐東廊專以奉行御筆爲職其後童貫梁師成用事而天地爲之分裂者數世是可鑒也臣願陛下重宰相之權正中書之體凡內批必經由中書樞密院如先朝故事則天下幸甚宗社幸甚二曰收君子以壽直道之脉臣聞直道在天地間不可一日頽靡所以光明而張皇之者君子責也然扶直道者君子之責而主直

道者人君之事人君而至于沮君子之氣則直道已矣夫不直則道不見君子者直道之倡也直道一倡于君子昔人謂之鳳鳴朝陽以爲清朝賀國朝君子氣節大振有魚頭參政有鶻擊臺諫有鐵面御史軍國之事無一不得言于君子是以司馬光猶得以殛守忠之姦劉摯猶得以折李憲之橫范祖禹猶得以罪宋用臣張震猶得以擊龍大淵曾覲蓋君子之氣伸則直道始有所附而行也今陛下之所以爲直道計者非不至矣月有供課是以直道望諫官也日有輪劄是以直道望廷臣也有轉對有請對有非時召對是以直道望公卿百執事也江海納汗山藪藏疾天下於此咸服陛下之量然或謂比年以來外廷議論於已有所未協于情有所未忍者悉以聖意斷之不惟言及乘輿上勤節貼而小小子奪小小廢置亦且寢罷不報矣不惟事關廊廟上煩調停而小小抨彈小小糾劾亦且宣論不已矣甚者意涉區區之貂璫論侵瑣瑣之姻亞不恤公議反出諫臣此何等狐兒輩而陛下以身庇之御

史至于來和事之譏臺吏至于重訖了之報臣恐天下之直道自此沮矣康定間歐陽修以言事出未幾卽召以諫院至和間唐介以言事貶未幾卽除以諫官仁祖之所以主直道者如此今進言者猶以臺諫之勢日橫爲疑嗚呼茲非富弼忠於仁祖之意也弼傾身下士寧以宰相受臺諫風旨弼之自處何如也奈何不知弼之意反啟人君以厭君子之言是何心哉元符間置看詳理訴所而士大夫得罪者八百餘家其後鄒浩陳瓘去國無一人敢爲天下伸一喙者是可鑒已臣願陛下壯正人之氣養公論之鋒凡以直言去者悉召之於霜臺烏府中如先朝故事則天下幸甚宗社幸甚蓋大道之行天下爲公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自古帝王行道者無先于此也臣來自山林有懷欲吐陛下悵然疑吾道之迂遠且慨論乎古今功化之淺深證效之遲速而若有大不滿于今日者臣則以爲非行道之罪也公道不在中書直道不在臺諫是以陛下行道用力處雖勞而未遽食道之報耳果使中書得以公道

總政要臺諫得以直道糾官邪則陛下雖端冕凝旒于穆清之上所謂功化證效可以立見何至積三十餘年之工力而志勤道遠渺焉未有際邪臣始以不息二字爲陛下勉終以公道直道爲陛下獻陛下萬幾之暇儻於是而加三思則躋帝王軌漢唐由此其階也已臣賦性疏愚不識忌諱握筆至此不自知其言之過于激冒犯天威罪在不赦惟陛下留神臣謹對

擬試策

薛季宣

問寓兵于農古之大政也周家之制則周官司馬兵法具存里以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令貢賦軍以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鄉有州黨旅閭比伍遂有遂縣鄙鄣里鄰王之六軍徧取而足司馬法以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提封萬井爲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又謂一甸出一乘車甲士三人卒七

南宋文範卷三十九

五十五

十二人參諸禮經名數乖錯自求其說互有不同管仲以內政治齊制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三分齊國以主三軍五家之軌爲五人之伍十軌之里爲十伍之兩小戎四里之連爲四小戎之卒十連之鄉爲十卒之旅五鄉一帥公及高子國子爲之夷吾之書復有伍鄙之法三十家爲邑十邑爲卒十卒爲鄉三鄉爲縣十縣爲屬五屬立五大夫一國三軍革車至八百乘長勺之戰威公稱有帶甲十萬軍五千乘得無誇過其實乎禮法皆周家遺書管氏一家之說而其乖迕至是作法之意寧自有不同歟將由久遠之傳疑抑考求之未至云爾當周之末諸侯自爲兵法備矣有如齊之募士晉之前行秦之陷陳越之君子逮戰國之騎射技擊武卒銳士與夫楚之二廣鄭之魚麗吳之微行一陳一軍自有制度曷爲本始一皆無稽而妄行邪周家賦卒之差及其車乘什伍諸侯之爲變亂其同異多少爲如何雖唐李靖嘗略以告文皇其詳未有所究願爲徧舉商榷于篇

對善乎荀卿子之論兵曰仁者愛人故惡其害之義者循理故惡其亂之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兌若莫邪之鋒利當之者潰圍居方止有如盤石觸之者角靡而退以桀詐桀猶有巧拙之幸以桀詐堯誰肯賊其父母謂威文之節制不足以敵湯武之仁義故論兵要舍湯武何法哉今之兵家一本諸孫吳氏孫武力足以破荆入郢而不能禁夫槩王之亂吳起威加諸侯百越而不能消失職者之變詐力之尙仁義之略速亡胎禍迄用自焚是故兵足戒也孔子於子貢之問政告之以足食足兵衞靈公之問陳對之以俎豆之學聖言天遠厥有旨哉商之頌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苞有三槩莫遂莫達九有有截周之武曰於皇武王無競惟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着定爾功二王皆以弭亂爲功宜其兵之無敵天下也商事遠矣愚於毋誓見武王用師之法不愆于六步七步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弗迓克奔以役西土易之

所謂師出以律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故舍周家之制爲兵皆苟然之道也周家制兵之法雖穰苴之書然皆當世常行之事耳目所際去宗周爲不遠其言不悖于禮不可誣也去古既遠二書皆出亡軼之餘然舍禮法而討論周家則將焉所取制明問下及疑其乖忤之多意于周法自有不同考求之未至焉者攜謙挹損蓋將以啟發諸生乎愚以爲禮法無有不同患不深考第加考索自無乖迕之疑周禮之所謂縣卽司馬法之所謂成也縣都以令貢賦之法終同以施疆理之政特名號有不同耳司馬法甸出戎車一乘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卽稍人所掌邱乘之法甸田八里加方十里是爲一成之田三分去一爲田六十四井以五百一十二家出車一乘甲士三則一車七十五人之賦一成百井爲三百家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則一同萬井爲三萬家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之賦周家兵賦率七夫而賦一兵一通爲三十家固二分而去一矣甸四分而去三則一車七十五人之數其

曰如千家者謂非兵賦之常不得已而大發之多不加於是也一士二徒之設率三十家而置一吏禮有卿士大夫胥徒之制非甲卒比矣論禮者以謂賦卒有天子諸侯之異未之詳也孫武因謂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急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周之賦兵于此可見雖不得已猶不致于盡發者先王忠厚之至不欲窮民之力也齊之內政以八百乘之國而立三軍車八百乘軍萬人加宮商之鄉六爲軍萬二千人兵車二乘卒士百十五人則周二兩之制五屬四十五萬家以供三軍之賦卒十五家而賦一兵則周賦兵之制雖損其數用之夥矣威公自謂帶甲十萬車五千乘通國之眾未爲誇也周之賦政始于邱井而成于一甸什伍之制萬世法也六軍之法卽六鄉之法六鄉之法卽六遂之法軍國異容而不異制簡易之道也管子因爲內政之作卒伍定平里而軍政成乎郊軌里之法不大更于鄉遂伍鄙之法往往因于夫屋然其間不能無異而惟經便是取軍國殊制至于王法遂更

求速得志于諸侯此內政存心之可誅者李靖以爲管仲實修太公治周之法爲知賦政之贏虛矣愚嘗謂王制之在天下後世有不可得而變者紀綱是也有當時不能自無出入者法度是也言之兵陳則紀綱什伍也法度卒乘也知紀綱之不可得變而法度之可以出入者而後可與言兵乘車七十五人周之制也武王垺野之會蓋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卒四萬五千人戎車少而甲士多至倍于常數然則周法之在當世猶未免乎有時而出入者也諸侯變周之制爲可責矣隨時而具卒乘法何誅乎仲尼于魯春秋何以書作邱甲用田賦皆變周也周法甸出七十五人爲三甲士則邱何一甲之有成公之作邱甲則是甸賦百人賦以邱乘爲差哀公初以田賦則是井田之內民力無遺蘊矣邱之賦五家而出一田之賦一家而出一地不加大民不加多恣其變更而何強大之能益故論春秋之法雖齊之內政猶無所逃其罪而況竭民之力哉周禮之在諸侯諸侯之事守也范昭不能犯齊之

禮知齊之不可伐仲孫以爲魯秉周禮言魯之未可動諸侯之守其國舍周禮何居乎當周之衰周禮蓋不行於天下矣諸侯略能循周之法雖甚無道猶足以爲強率意妄爲未有不底于亂亡者蓋敖擇楚之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轅左追蓐挾轅而戰以轅爲法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周制五伍爲兩四兩爲卒楚徒多而車少車之一偏有卒與兩一車之徒二百五十乘曰荆尸未見其變周者李靖以爲挾轅之士一偏爲五十人兩二十五人二廣凡一百五十人靖號知兵殆未之思也鄭子元孺葛之陳爲右左拒前偏後伍伍承彌縫前偏輕也後伍重也五矩方也周制偏車二十五乘伍車百二十五乘前輕後重鱗次彌縫陳曰魚麗未見其變周者眾多而備魚麗豈謂是乎夫差陳于黃池百人以爲徹行百行頭皆官帥十行一變大夫一將軍三十變大夫軍帶甲三萬吳有徒而無車所爲方陳亦未見其變周者申公巫臣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教之戰陳吳之軍其本諸陳此巫

臣車徒二乘以兩之強半子吳杜預以謂子之兩士與九乘車何其乘車之眾也愚所謂諸侯略能循周之法雖其無道猶足以爲強者齊與三國是也趙以騎射變胡服齊以技擊受賜金魏之武卒以中試復家秦之銳士以功賞相長荀卿固以爲干賞冒利庸徒鬻賣之道未有安制矜節之理故謂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威文之節制趙武靈王僥一切之利騎射變于夷者又荀卿所不道何足論哉惟秦商鞅耕戰之法獲五甲首而隸五家什伍之意或存焉尙不害于兵農之一卒兼六國此其故歟以詐力相爲雄長一變先王之法制愚謂未有不底于亂亡者戰國之法是也齊之募士五萬晉之前行四萬秦之陷陳三萬事不他見名獨見于吳起之書越之習流二千教士四萬諸御千與所謂君子六千法不詳見事獨見于外傳國語募士前行之號其內政之所寄被廬清原所作之異名乎疑以傳疑未可謂必然也管子固嘗以教士目內政

之軍其名或在是也陷陳之力著于韓原之戰君子之用效于笠澤之師是皆恩信有以結之其詳不可得而考矣循周之故效如彼更周之制害如此周之禮法爲天下之紀綱者顧不大乎雖然紀綱之于周猶爲法度而已如其仁義此周之所以得民存乎其人則禮樂詩書在也文中子之居家也不暫捨周禮曰先師以爲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則執周禮曰先師以王問禮法其敢捨周禮而對

試策問易春秋之元及時文六事

何夢桂

易六十有四卦而始於乾乾之四德而始於元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始於君之始年紀年之首則又始於元元者其天地方開之運帝王出治之端最不可不謹者也夫子彖易既曰大哉乾元萬物賁始仲舒說春秋亦曰春秋謂一爲元所以視大始也大哉始之爲義乎此易與春秋所以首之以元之一字乎恭惟皇上嗣登大寶丕繼皇圖以不世出之姿當大有爲之會渙號改元嘉與天

南宋文範卷三九

十九

下更始猗歟休哉此正君子得輿小人剝廬之時也此正中國太陽四夷燭火之日也執事先生發策禮闈首以易春秋之元爲問且有感乎咸平淳熙改元之盛而拳拳於方今之新政大哉問也鰥生拭目明盛方當頌元之時其敢無說以對竊謂帝王出而體大易之賁始故能運初心之元帝王出而法春秋之正始故能新初政之元一元之氣渾渾淪淪磅礴充塞宇宙在四端爲仁在四時爲春運之天心則爲大善發之於政則爲大始歷數于此焉起政事於此焉出陰陽有消長而崇陽抑陰當於此而始分王伯有純駁而貴王賤霸當於此而始決易于此而嚴其始則小人不得以比君子春秋于此而正其始則夷狄不得以干中國爲人君者惟謹此而已愚嘗斂衽肅容拜觀國史竊窺章聖之咸平壽皇之淳熙其改元也固無一事之不謹而于君子小人之幾爲尤謹固無一事之不嚴而於中國夷狄之辨爲尤嚴選明經而置之講席召舊臣而處以平章自是班行無少年輕薄之人閱軍士而飭邊屯重

兵謀以圖狄虜自是朝廷寬西顧之憂茲非咸平改元之始乎揭公道於政府而輔臣重修成法于吏部而眞才出自是無奸邪冒濫之弊分兩淮地而邊境嚴閑諸路兵而軍器振自是無諸夷乘閒之虞茲非淳熙改元之始乎皇上通繩祖武率由舊章今日之咸淳卽前日之咸平淳熙也鯁生憂治危明以爲最可喜者固今日也最可慮者亦今日也天地閒有一卽有二有陽卽有陰是以君子與小人常相勝負中國與夷狄常相盛衰今也魚水一堂雲龍千載正人固翕聚矣然同人于野豈無伏戎于莽陰伺其旁者乎泰山四維盤石九鼎國勢固莫安矣然諸侯朝王豈無裔夷謀夏竊窺于外者乎蓋初心者萬事之綱領初政者四方之觀瞻如機之始發而中否決焉如樞之始運而闔闢分焉此正伊尹告太甲以罔不在初之日此正召公告成王以王乃初服之年此正申公勸武帝以力行何如之時也而況方今之政事始於元而未極于亨猶有如執事所云者人心當平也必於四方徯望之始使之

有權愉而無戚嗟可也政令當孚也必於象魏布政之始使之有信從而無惶惑可也物情當比也必於懋遷有無之始使之爲稱物平施之方而無什百倍徒之算可也量地取民賦斂當使均一也非有輕重適中之制可乎利權經國錢帛當使流通也非有子母相權之術可乎公私積蓄財用當使充足也非有周府泉流之蓄漢都貫朽之實可乎皇上嘉慕乎咸平淳熙之盛以二祖之初心行二祖之初政世道不患其不咸平淳熙矣然而欲法二祖當法聖經夫元者罔易之始至於陰陽柔剛消息變化之理實詳於六十四卦之中凡陽而剛者內之陰而柔者外之聖人於泰之初九旣曰拔茅征吉於否之初六又曰拔茅征亨蓋亦慮小人之盛而謹於其初也元者固春秋之始至於王伯夷夏正邪義利之交實善於二百四十二年之閒凡內而中國者進之外而夷狄者退之聖人於隱之二年始書戎於莊之十年始書荆戎以好舉荆以州言皆不與夷狄之進而嚴於其初也由是觀之天下最不容於

不謹者人君之初政初心也自初心而謹之則事事皆善此易所謂元善之長自初政而謹之則事事皆正此春秋之所以正次王也雖然元者所以始萬物也亦所以終萬物也元亨利貞之通復此元無一息之不存元會運世之推移此元無一日而不在蓋運行不息之謂元變化不窮之謂元所貴乎體元之君者以其終始惟一也闢門明目惇德允元此舜之謹于元日者然而舜則終始一幾康新民宅邑位在德元此周王之謹于初服者然而成王則終始一緝熙萬事墮哉常警戒于庶事康哉之後無疆惟恤亦申飭于無疆惟休之餘此有虞所以常保其雍熙成周所以常保其泰和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書曰罔不能厥初惟其終此皆當今之龜鑑也愚旣以易春秋之謹其始者爲今日獻敢以詩書之謹其終者爲今日勉惟執事以復於上謹對

南宋文範卷四十目錄

策問

策問四首

策問四首

策問六首

策問十首

朱松

王之望

呂祖謙

陳傅良

南宋文範卷四十目錄

南宋文範卷四十

長洲顧少卿先生鑒定

秀水莊仲方編

策問

策問四首

朱松

天下未嘗無非常之變也然有國有家者或因變以成功豈非在其君臣相得之際哉小白遭無知之變而管仲相齊以霸諸侯句踐脫會稽之難而范蠡佐越以滅吳昭王承子噲之亂而樂毅佐燕以報齊是皆傾擾困蹙之餘自他人觀之疑若儻然不可以終日而三君子之爲其君謀也僅若寓物鄰家而明日取之無不如志觀其謀國應變之方雖不可以毛舉然莫不有一定之計君臣相與固守而力行之蓋夷吾之霸齊是制國寓軍之法而已蠡之圖吳是驕敵以待變而已毅之報齊是求諸侯之援而已夫謀其國與謀人之國苟無屹然不變之計而依違俛仰以僥倖于倉卒之間亦見其疏也國家承平垂二百年比綵奸人擅朝腐夫弄兵

南宋文範卷四十

馴致敵國內侮之禍實有宋臣子萬世必報之誓恭惟聖天子憂勞側席自延外廷之議其深謀至慮不得而知也敢問諸君亦有一定之計當固守力行而不變如古人之爲其君謀者乎夫考古以施今非謂其已陳之迹意其圖維內外本末緩急之序當有可言者有司願與聞焉

天下有大戒一無所逃于天地之間父子主恩君臣主義如人呼吸食息于元氣之中不可以須臾離也自古志士仁人非苟自輕其生以立區區之私義而已蓋深畏夫君臣之義廢則爲人上者不能一日保其天下國家斯人之禍可勝言邪靖康之變殉利賣國交臂以事賊者非失職不逞之流皆朝坐燕與謀帷幄而柄廟堂者也今君臣方相與經謀以圖中興之業其槩未易以一言盡乃學士大夫闕于伏節死難之義豈非今日之患甚急而至大者歟敢問何施而可以救此唐至德復兩京羣臣汗僞者三司條罪差爲六等重者誅死識者不以爲過而或謂長賊姦逆節以爲

用法太深之咎是非之說安在請試言之

李晟之軍子涓橋也韓滉鎮浙西漕米萬斛往餽之晟師實賴以成大功當是時天子在興元兩河之間逆藩悍將往往與賊相首尾舟行所經數千里莫敢睥睨僅若從枕席上過而無齮合之失其規畫調護之方豈無有可考者耶屬者陝西五路之兵數以捷告復遣上相之重開幕府以經略淮肥天其或者祚宋以中興之業行當撫定三河克復舊都王師百萬必仰東南之饋如泥之規爲有可考者亦子大夫所宜素講也

古之君子所以大過人者方日不暇給必爲經遠持久之計是以雖目前之功不可見而常享歲計之効漢光武講誼論道于投戈息馬之間晉中宗建武之元披荆棘以立朝廷亟立太學使貴遊之胄肄業焉菁菁者莪之序曰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所以明人倫也方時多事四方賢智固已馳驚而四起然後來之英未有陶冶成就之方以爲異曰之儲

南宋文範卷四十一

一一

將何以善後君臣之大倫不明于天下士大夫不以苟生爲恥而闕于伏節死難之義則有大物者誰與其保其天下國家然則育人材以廣多士之儲明人倫以起義烈之風學校其可緩邪國家駐蹕東南以圖興復而于崇立庠序獨未遑暇今欲建官定員延四海之孝秀而摩厲之以德義其亦可乎或曰方戎夏交梓邊不得撤警箕歛以供軍猶懼不贍而何暇及此是以願與諸君評之

策問四首

王之望

問昔天子抱帝王之道鬱不得施退修六藝之教稽之前聖而不悖垂之後世而不誣使其一旦得志舉而措諸事業則平日之空言皆致君澤民之具也惟聖人多變不可執以一端故容有可疑者焉且爾詩七月言稼穡艱難之業甚詳然樊遲學稼則鄙而不予何周公陳於成王而夫子不以告門人邪周官司馬教軍旅戰陳之法甚備然靈公問陳則拒而不答何周公掌以六卿而夫子不以告時君耶虞舜命臯陶穆王命呂侯著於尙書是聖人不能

廢刑矣而夫子則不取齊之以刑者聚人曰財理財曰義繫于周易是聖人不能遺利矣而夫子則罕言之夫詩書易夫子所修舜周公夫子所法顧不同如是而不知夫子見用于時于是四者將忽而不務歟則何爲而存諸經也如皆用之則與平日之言亦相戾矣抑窮達之際所施異宜所言非所用所用非所言乎二三子方將行其所學者也其必有以知聖人矣請詳以告我

問昔人論文章之難曰得之難知之愈難蓋古今文章其工拙高下雖有定論然好惡不齊眾口難一非精于其道爲世所宗者不足以擅其品藻也唐韓愈高材絕識實主斯盟非徒當世學者依以成聲而後之史筆猶時借其言以評前作彼誠有以取信于後世矣然愈於漢人每以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爲言如賈誼董仲舒班固之徒皆不論也夫賈誼賦鵬弔屈之文固無愧于相如之大人揚雄之反騷其痛哭流涕之書又非封禪劇秦之可比也而過秦一論議者以爲書傳之最善者至于仲舒言天人之際宜不

在劉向下而班固之爲良史抑亦差子長之肩其宏才麗藻足以相優而無甚相遠愈獨屢稱四人無一言及于三子何耶將出于偶然歟其亦固有輕重歟愈同時於文最重柳宗元於詩喜稱孟郊蓋嘗以宗元比馬遷而以郊詩高出魏晉自今觀之宗元之作視太史爲何如而郊之篇什孰愈曹劉潘陸輩也愈謹許與其抑揚比擬必有所謂願質數子之文而折中其是非將以觀諸君之精識

問天下之風俗罔不惟上之倡而斯文爲尤甚書稱堯曰文思舜曰文明禹曰文命商周之君或終始典于學或緝熙于光明故唐虞三代之文至今炳然與日月爭光詩曰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斯文之興豈不由上之爲乎秦焚詩書天下以文爲諱英如漢祖特不喜儒文景之際重之以黃老而朝廷大臣皆刀筆吏吹簫屠狗引彊蹶張之流宜此道之遂泯不數十年賈馬晁董之徒相望于時西漢詞章之盛與古爭衡其後光武顯宗

最重儒學然東京之作遽不及遠甚下逮魏晉以及梁隋其間君臣多尚文雅而筆墨氣格曰以不振雖唐太宗聰睿卓絕輔以房魏之佐升平無事尤汲汲然加意于斯而終不能革六代之餘以此而言又似非上之所能爲以我國家累聖相繼咸蓄盛藻昭回垂光異才競奮肆更多故學士失職主上喟然愍之書經訓以發其淵源闢膠庠以勵其器業居無幾何羣試于有司者人握靈蛇之珠家抱荆山之璞彬彬如也然則謂文爲不由于上可乎夫以漢高文景之間絕不好文而作者如彼其多魏晉梁隋有唐之世君臣篤好而文字如彼其陋盛衰之變與時不同而今日之應若響何耶願聞其說

問自三皇而來歷帝與王下逮五霸其事遠矣而見於六經之籍孔孟之言者不爲不詳要其間容有可議者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是則帝道簡而王制加詳矣然舜以禮樂分命二官而周併總於一卿舜分天下爲州十二而三代合爲九州果孰

爲簡孰爲詳乎孟子曰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是則王者任德而霸者任力矣然湯征十一武滅五十而齊桓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晉文教民禮樂示原以信果孰任德乎任力乎孔子之序書斷自唐虞則二帝之前宜荒忽無足稽矣不錄桓文則二伯之烈宜卑陋而無足采矣然易繫辭述黃帝之制作與堯舜氏無少異而春秋之事實予齊晉何也舜典曰詩言志歌永言蓋有虞之世固已有詩與樂並行矣當孔子時魯猶用四代之樂則虞夏之詩豈無存者然其序三百五篇止及商周而臯陶之所賡五子之所歌皆不列於四始何也諸君學古通經講之已熟有司可得聞乎

策問六首

呂祖謙

問名正言順大義之所以立也內修外攘大業之所以成也表大義于天下一日而白至于經綸大業則內外先後未嘗無其序焉五胡俶擾神州陸沈繇晉氏以來明君哲輔慨然有志于中原者

史不絕紀庾亮之將鎮石城也郁鑒以爲資用未備不可大舉褚
裒之徑赴彭城也蔡謨憂其經營分表疲民以逞商浩之復謀再
舉也王羲之謂雖有可喜之會而所憂乃重于所喜是三者迄無
成績終不能出旁觀者之所料意者名不正耶言不順耶抑亦先
後陵節而戾經綸之序耶溫之枋頭安之步邱裕之長安幾成而
敗旣濟而覆追數其故蓋必有所在下至到彥之檀道濟王元謨
沈慶之之流雖長短多寡之算不足煩前籌之箸然尙論古昔者
亦不得而廢也屏儒腐生玩歲愒日者固不可與論恢復之略嗚
劍抵掌志吞狼居之北莫不壯其快然橫挑強敵敗人事者又未
必非此曹居兩者之間而咨至當之論將何施而可
問天子六卿諸侯三卿體統相承所以綱維天下之治也自伯禹
作司空一見于虞之書而六事之咨再見于甘之誓盟津牧野周
之正朔將班矣猶曰司徒司馬司空不敢有加焉是制也蓋虞夏
以來共之約之爲百豐之爲二百張之爲三百六十是特緝其目

疏其流而于大節則未之或改也四代官制至周官而備立政之
作反復致意于常伯常任準人求于天地四時之官謾不知其何
職瓊瓊如攜僕綴衣阪尹之屬則亦缺焉周官成于周公之手而
立政亦公親筆也公自立之而自二三之何耶三公下兼六卿諸
侯亦或入爲之在宣王詩王命卿士太師皇父是皇父與太師兼
卿士矣則未知于六卿果何居也東遷之後號鄭皆嘗爲之豈以
桓武父子蓋爲周司徒遂指卿士爲司徒也邪十月之交旣舉卿
士矣繼之曰番維司徒是兩官也六卿倡九牧清其原于上列國
之三卿受其委于下教化政事之倡固有和之者矣餘三職其誰
受之先儒論傅其伍以三卿之屬大夫兼太宰司寇之事就如其
說曾謂爲國以禮常伯之職乃不能輟一大夫兼之耶夏父弗忌
爲魯宗伯見于左氏則先儒之說又未可信矣羽父求太宰臧氏
爲司寇使六官果卿之屬大夫則輩也必不降心求之而臧孫氏
聘會春秋所書曷爲例于三家無所輕重邪借曰東遷之後諸侯

廢置自如傳載孔子以司寇相魯名不正則言不順命官非先王之故孔子肯安之邪宋襄公泓之戰大司馬諫司馬子魚復諫同時而二司馬何也晉士蔿爲大司空則旣與聞國政矣文襄之後司空司馬不得列于卿而參于輿帥候正之間其軒輊何意也太師太傅天子三公晉旣僭有之而趙宣子成晉國之政乃授太傅陽子太師賈佗行焉其班爵亦少卑矣漢氏中葉取諸侯三卿之名而位之三公抑又何所祖述也至諸侯王國則置傅相中尉皆二千石而命于天朝豈三卿之苗裔耶官師之升降治道之開塞係焉盍相與求其說

問兵食大政也以水佐攻者強以水佐耕者豐蓋水者兵食之司命而江淮者抑又水之居也疏而爲川滙而爲陂屏而爲坊堦而爲隄奇正出焉勝負判焉穰歉權焉列于史牒者遽數之不能終其物試簡墨二三策論之吳子夫差城邗溝通江淮此自南通北之道也考其地形所謂射陽湖所謂京口所謂廣陵邗江流之源

委勢之高下名之遷易論進取者皆不可不稽魏文帝以舟師自謙循渦入淮寒冰舟不得入江此自北通南之道也考其地形所謂精湖所謂廣陵故城何所經歷何所通滯何所開遏論守禦者皆不可不察芍陂之田曹氏故迹也壘闢之略瀦蓄之方疆畝之數可得而講乎濡須之塢孫氏重地也城之南北岸之東西之中外可得而論乎齊垣崇祖之守壽陽欲堰淝水以自固議者以自有淝水未嘗堰難之崇祖不顧終以取勝梁武帝堰淮水以灌壽陽浮山之役功力視崇祖不啻百倍也魏人謂終當自壞未幾竟如所料壽陽一地在齊可堰在梁則不可堰料于前者拙料于後者工豈天時不齊而地利有改耶抑主客殊勢而攻守異便耶跨江被淮堰埭相望雞鳴召伯西陵柳浦之屬其興其廢瑣瑣蓋無足議若海陵之堰則范文正公之所參近而可攷者也其堤隱然首尾百五十里輿創之歲月議論之異同版築之規畫灌漑之廣狹蓋略可見舉一以例百亦治水學者之經始也具以質言

無爲虛論

問關邪說正人心孟軻氏所以承三聖也自春秋之世異端寢出至于戰國極矣稷下之盛自名其家者譙起孟子獨與楊墨辨夫豈餘子瑣瑣不足數耶申商刑名之學行于秦老莊虛無之說放于晉勝廣淵勒之際生民之類幾盡使楊墨得志其禍亦何以加此孟子置之若不聞者意安在乎均之爲異端也墨氏兼愛施猶及人楊氏爲我意專私己朱蓋尤下于翟孟子乃謂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于儒反近楊而遠墨何也當是時嘗親與夷之辨矣指泚頹之端何以遠能使之憮然自失然彼夷之所謂施由親始視伊尹立愛惟親之論抑何異乎後之儒者有言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然後廓如也東西都問儒墨並稱時出于名士之口唐韓愈乃推尊孟子功不在禹下而孔墨相爲用猶自筆之書安在其爲廓如也此猶可也史遷謂孟子獵儒墨之遺文遷固非知孟子者然何以得此聲于後世耶老莊末流合吐納符觀丹石眾技

爲一區其參錯駁雜之由豈無可攷而身毒之釋則晚出于永平之後者也厥今楊墨之害旣息釋老之徒方張說者或謂釋近墨老近楊嘗試祖孟子之遺說而闢之果能折其鋒耶抑猶未也諸公長者之論有曰修其本而末自勝所謂修者科條次第政當講也有曰以予觀于儒釋事事是句句合然而不同所謂不同者毫釐之際政當辨也有曰道與吾道同教與吾教異道與教又若之何而區別之至若傳奕之排釋氏則謂中國小夫模象莊老以文飾之信如是說則二氏本一家耳試併論之

問風俗之變國勢之隆替寓焉昔者夏商周迭王忠質文之推移在聖門則有成說而齊魯之先公亦前卜後世之弊于報政之初觀人之國者蓋必于此焉占之漢高帝徒步撥天下之亂其恢廓大度寬仁長者固將以洗秦人鏃薄苛刻之風再傳文景醇厚之治有加于初而諛語併倨之陋習尙錯見于流涕太息之疏元狩之君密刑嚴翼以巧詆深刻之吏風俗宜益趨于弊矣而文物

重興金聲玉振意者整齊風俗果在彼而不在此耶孝宣中興厲
精總核凜不可犯黃龍五鳳之間雖技巧工匠亦咸精其能前日
醇厚之風一變于剛明肅給之政威靈所被猶將十世賴之子元
孫成乃以萎弱失其柄何耶東漢自周黨嚴光之召清風高節震
耀四海馴至末流甘陵之鱗魚貫就戮迄無補于勝敗之數豈建
武敦崇獎勵者固欲其至此耶其後建安七子風流蘊籍談笑閒
雅視李杜諸公行行自表者韋絃有間矣弛張舒卷果協于時而
適于義耶嗚呼漢有天下餘四百年風俗屢變終莫能定于一豈
亦天下之勢自有相激而不可知歟其亦可以長守而後世不能
舉偏補弊而莫之守也願聞其說

問歲之有上下天地消息盈虛之理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論
則甚正而不能紆旦夕之憂阜夔稷契易地而立漢唐之朝制作
未及定培養未及成急民之病要當自有方略必不闕視而坐談
九年之蓄也平糴斂散之法後有作者將有取焉見其出于管仲

李悝望其名而遽少之非識時務實者也漢耿壽昌言于宣帝請
名義倉曰常平使穀賤增價而糴貴則減價而糴蓋有意售管李
之遺業矣蕭望之爭議容可諉以儒者不通世務至元帝卒罷之
望之之言果酬似未可以書生少之也東都興是倉劉般以爲外
名利民內實侵刻明帝却其議而立之或者有所利見非般所能
與乎魏晉以降廢興不長豈無所以然者永明擬常平之制出上
庫諸郡錢數千萬市糴按其目不徒曰米粟而布帛絲蠟之屬皆
在焉是果壽昌之舊乎其意且何所屬也隋開皇中置倉備水旱
轉相灌注若衛之黎陽華之廣通洛之河陽而陝之倉獨名以常
平豈斂散之制專行于陝而不行于他郡乎是可疑也常平市糴
之本在元宗時取諸容戶在德宗時取諸茶漆在憲宗時取諸地
稅在文宗時取諸回易自唐而上不知于何取之猶有可攷乎否
也開元修常平法淮浙劍南諸道以下濕不堪貯積討論貯儲之
方益精而地氣不能病也其策可得而講乎

策問十首

陳傅良

問以文詞取士而病其不以實學應科難矣唐以科目繁密已甚然兼采譽望不專決于一日之藝猶少近古國朝雖視唐制加詳而祖宗盛時蓋有自藩邸熟聞其人已迺定爲進士第一而大名舉子尙以德行自相推先國子監嘗遺進士有司尋復懷賦上殿詔特取試禮部蓋有唐之遺風焉賢公卿大夫率于是乎得之粵自一切任法而概以繩尺之文雖有茂材異等語不中程輒弗第錄繇是場屋始以綴緝柔熟淫靡之文相師而士氣日卑議者病之逮以時務發策以求實學要之不離于文詞胡能相遠周漢之制誠不可卒復伊欲尋祖宗之美稍寬學校貢舉之法以漸復唐舊宜不甚難施行而難者咸曰世風益薄人益不足信將以私意撓公道必備法而後可夫自鄉貢不得以待闕官考試日者銓選又增委派之員而國之貴遊子弟將置別頭若是亦已察矣于今士風何所損益諸君其各誦所聞焉

南宋文範卷二

九

問議臣以太學補諸生羣試者動以萬計欲改制以約之以天下間茂舉子之數百取三焉謂之待補蓋其嚴如此而邇臣之請乃欲博訪勳賢之後淪于編戶者皆得附試胄監如國子生夫均之爲士也禁其爲舉子者而開其爲國子者何哉且禁其爲舉子者固曰將以抑競進也以今閩浙諸郡誠不可不抑然往歲邊郡復言二廣之士率二十餘年起春官者累數千人而上第者不能以十數方欲尋漢故事以戶口率別路以考之以示優異夫均之爲舉子也既抑內郡復于外郡加優焉何哉開其爲國子者固曰將以勸世族也欲其知學誠不可以不勸然近制自在京釐務官不得以縹麻親附監試甚者雖公卿大臣去國逾月則子弟不得補國子生夫均之爲國子也在乎昔寬之而今者顧吝嗇又何哉上方嘉子宇內之士共成治功而有司選舉之說不勝異意且均一之政何所彼此苟無旌別必且猥并二者之論未知折衷諸君其切磋商之庶有合焉

問漢兵制皆秦制也自遷固諸史云爾夫漁陽之事奏劾亦可觀矣而終漢無驕卒之患何歟將隄防之禁特密歟田家子至不識尺籍伍符而發諸侯兵或有非虎符驗者其隄防果有以過乎秦否也或有繇戍之法簡以便歟以淮南地遠往來中都者甚苦西北邊郡五尺以上不得休息吾未見其簡且便乃若是然也不然則餽餉足而賞賚之優歟塞卒乏糧戰士無祿上功幕府輒見繩于文吏蓋當時已病之矣又不然則士安于將素有以撫循之歟觀漢諸將大抵臨事輒置不聞其兵久隸焉者也抑有甚哉焉宰相之子不免戍邊而故二千石將軍都尉猶給軍賦亦甚亡等矣而士大夫不以缺望又何也積是數者非制之得然則果秦制也而成敗異變豈獨幸然也耶不惟士然凡漢置將奪之軍可也廢之可也累功不封可也甚者誅放而卒莫敢握兵于境負固以要上何因而得此不惟邊將自京師南北軍諸城門兵屯一時典領位尊寵渥幾震主之威而亟拜亟罷無一人愠怒表回而吝權者

又何道以馭之歟蓋聞光武之興罷都隸升尉職削功臣之權而省材官騎士不置所以爲兵慮詳矣東都顧竟以兵斃無乃闕略者善而二者拙耶方今養兵甚厚而屢驕將帥無顯功往往富貴極矣而意不滿上恩視漢有加焉而無其報厥咎安在願與諸君商漢氏之得失而悉數之以推見其明効據古馭今將于是乎取焉

問漢理財稱蕭相國而史佚其事夫巴蜀之饒武帝用之西南夷矣悉租賦不足以更費至以都內錢續之均巴蜀也而相國以饒東北軍無乏事關輔流民往往就食其中其計果安出歟然尙有可解者曰武帝遠輸耗耳諸葛武侯又用之關隴出師曾不過武功木牛流馬之智工矣而轉輸輒不繼夫以相國視武侯未能遠過而武侯乃若此其缺安在方漢初定大啓九國居天下大半各擅其賦天子所自有僅十五郡列侯公主頗邑其中自山澤之租各自爲私奉養外纔十五稅一耳而治宮室建城闕講朝儀調兵

山東無虛歲迄無經費之慮武宣以來諸侯之地亡慮多削入漢
一曰省耐奪侯者百餘國大者至三四萬戶賦入視曩時絕遠甚
而用力益勞征算日益繁亦必有故矣元狩元封之間天下蓋多
事矣始元以來號稱富實宣帝蓋英主也一時司農又善爲計而
西羌之役大司農錢輒不贍于用甚者請糴邊穀百萬斛不能具
何直若是廩廩也方今版圖西奄岷冢巴蜀之饒自若也北界淮
濱嶧漢之陽東薄于海南巨番禺所謂九國之略又十有六七蒸
惟祖宗盛時關河三邊宿兵迨五六十萬大抵倚辦東南爲多今
戍邊之眾孰與河陝而東南所入視舊增羨計臣願以日月爲憂
蓋嘗推漢之所以贏縮而不得其故且于今重有感焉願悉陳之
如欲曰得蕭相國者而後可又似迂闊不切于事情者矣
問恭惟主上嘉與宇內之士共成茂功日者除吏不以年勞不以
等級庶幾學士大夫洒心自奮行有歷年而齷齪守文思慮未易
于是順考祖宗之憲混一流品不著左右所以并包兼容德意甚

備士思所以報稱捨此時尙安須耶仰惟前朝訓迪在位雖無察
察旌別殊異案其式程陟降抑揚厥有微旨願與諸君共紬繹焉
以備採擇迺者改秩有雙轉有細轉均之入寺丞監丞耳或是大
理或自衛尉均之入員外郎或自屯田或自虞部於是帶館職
顧與試銜等者有以兩使職官顧與判司簿尉等者艱易不相絕
也今將比而同之歟迺者循資或以四考或以五考或以七考蓋
淹速有如此者今舉不以日月爲功歟迺者任子有銓銓有限年
今得例從調歟迺者特奏進士蓋或隔郊然後官之攝官然後考
第之矣今與正奏槩無齟齬歟迺者堂後官流外雖有高爵位不
過郡丞佐今皆可以踐清要歟迺者以贓免叙復若員郎則自水
部以轉與他官特間然今清雜之庸若無罪然歟推本九重之意
所以爲是混一流品并包兼容蓋曰勸士焉耳有如一遵舊章清
濁畢見無乃非所以爲勸歟但曰勸士毋以見清濁爲也或曰非
順考祖宗之成憲歟然則如之何而可

問古者詢民于射以進士由是而擇于澤試于官而得爲大夫若卿諸侯故禮樂修明而無敵于天下曰者聖天子深監文弊采擇議臣之奏爰詔進士乙科以上兼試之射文武官自五品人錫蘊射于禁圃稽之往古將宜于今四方之士亦旣靡然向風矣蓋聞射禮自漢而下但曰朝儀具文云爾用之戰鬪往往屬諸羽林期門材官騎士之倫是故升降揖遜野人莫之識依飛射聲之騎亦不于經生學士取也今也不闕于田不習于鄉校而徒試之廷得無若具文然者如必曰闕于田習于鄉校次第而後至則井牧鄉黨之廢久矣或曰雖難卒行蓋少近古故事陝西有弓箭手河北郡良家子爲郎之制間歲大比以秀異者上之于春官春官雜用今武舉法旣射然後科第其文詞于是而試之庭高者試補吏下者報罷其舉送若考試官亦頗依漢選舉法有賞有罰若是則庶幾乎古或曰士文勝久矣必且失業又曰民未知禮而闕于武事

將有他患然則古終不可復歟諸君幸相與圖所以稱明詔之意問春秋以來楚之卿材晉不如也而越有君子六千人東南蓋多士矣說者故曰漢以豐沛功臣定天下唐初人物并汾居多熙朝慶歷元祐之盛大抵關洛諸公卓有聞焉而東南之士功業不槩見于世何歟吳中子弟荆楚劔客宣潤弩手班班見史籍皆天下勁兵處也漢置都尉九十而九江臨淮會稽丹陽豫章財各一尉且他復缺略唐府兵六百三十餘所江淮兩道不過八九中朝義勇亦但取之關河三路夫苟欲強兵者必在西北豈其民亦不足用歟九州之險捨河渭則江漢淮海矣而山林沮澤之多至荆揚而窺用武之國莫如焉竊迹前事七國之秦楚三分之吳魏五閩之周唐成敗異效乃如彼夫形勢抑豈獨弱歟自昔轉輸之富曰江淮最而鹽也茗也香礬珠貝之屬也視田賦又數倍世所謂財貨之藪者方今擅有之矣比年大農之用屢屨無乏夫有數者之利自若也又何繇若是然歟儒者貴知務才之不競兵之不銳形

勢之不及財用之不繼務孰急此者而但曰勿講舉而咎之東南之故則何貴于儒者孟子曰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況以四海之半又況古人有用之如前所陳者矣豈曰不可願諸君疏其方略以告

問古者重戎事宜無一闕而舟師不槩見于經何哉舫人習水著于明堂月令之書而世所行太公六韜蓋有水戰云然則古有之而失其傳耶案周制徒出于井馬出于邱車出于甸旗鼓甲兵率賦民爲之假令有舟師豈徒無所取給歟而莫詳其制何也春秋之季東諸侯亟用之矣伐吳之役楚舟以無政無功然則舟師宜亦有政明年爲掩以井牧之法治楚兵賦車籍馬而舟楫不與夫舟楫不出于井牧之賦將安出歟吳疆之役沙泐之役繼此累見豈其取辦于倉卒之間敵民而用之歟越之報吳也凡四萬五千人而習流二千耳越固澤國也而可以水戰屢乃及此若然吳越之民殆未必盡習歟夫舟無定賦士無素習安在其爲東南之長

南宋文苑卷十

三

而類以得志何哉漢于邊郡置車騎水處置樓船各有員數且算賦漢所以治庫兵車馬者也水處以樓船易車騎其亦以算錢充費歟否則未聞也案地理志廬江有樓船官今夫水處不但廬江郡而已也他郡不置而廬江獨設官意者度縣官錢治船艦于此歟博考諸傳則尋陽有船會稽有船博昌有船桂陽零陵豫章皆有船夫廬江獨設官而他郡類有之豈其非在官之船故無司存歟不出于官而調之民是亦所謂取辦倉卒間耳亦得有員數耶謂無員數也傳有之曰因南方樓船士二十餘萬人以擊南粵而淮南之書亦有所謂樓船卒水居者斯其爲有員數昭昭矣士有員數其船楫不以倉卒辦也亦昭昭矣然則舟孰從而具士何如而役可得而考歟中興以來材官騎士旣罷而三都棹卒四部黃頭班班猶見豈尙沿西京之舊歟江左六朝舟師甚設而制度缺畧不著梁史有公私船之稱大抵或官或民初無所定陳之末載防戎船艦悉還都下江中至無一隻以此推見誠無足云者至唐

制府兵于樓船未有處也然而荆襄總管兼統水陸鄂兵出討大治步艦亦必有法矣而兵志無傳焉抑又何哉方今江海要擊其備嚴矣間者有卒然之警猶調民艦以佐王旅漁買無擬發之常州縣有乏興之遽一時趣督往往條理未彰或被其患伊欲以鄂渚之成施之沿江自荆遠揚許甫之成推之沿海自吳達閩聯次比伍輯以軍政使之大小相維遠近相及而稽之周漢參之楚越按之梁唐之間靡有成應且夫治船置卒多糜官錢胡能贍之一切科民則有不忍儻曰國家暇時姑置勿講卒有檄發閩浙騷然尚循舊貫財成要津而氣勢不通無益攻守宜安設施幸諸君察察陳之毋徒曰道德藩籬將安用此

問昔者大禹排淮決漢導三江定震澤近在股肱郡言水利宜無先焉蓋聞毗陵宜興之間淪爲沮洳者皆故墟井聚落也桑田積多征賦積滅說者頗咎漕堤曰禹迹三江僅松江存耳自堤作而江不足以瀉湖由是歲患滂溢宜決之便是說則然矣顧今行都

北門堤居孔道芻糧御艦可以坐集他如商旅之湊郵傳之速使聘之便捨此無由焉朝而亡堤數者夕告病矣如之何況沿堤以東放于海斥往往桑麻沃懋利賴彌眾卒然隳壞怨讟交作如之何往者范文正公欲疏諸浦以佐松江之流蘇文忠公欲立千橋以通漕堤之壅儻可行乎雖然當范公時曾未有堤也殆不可與今同論若曰千橋橋成堤潰則患在數年之後與在旦暮何異未見其可也或曰六朝都建鄴運道不由京口蓋自破岡瀆入秦淮自淮入江而破岡之東下荆溪道今蘇湖二州間所謂下唐者可以徑度

無堤瀆將出此雖然曩時都建鄴唯漕運斯已耳今都臨安匪直爲漕慮也假令萬一有疆場之事長堤七八十里真所謂枕席上過師者廢陸而川是內自阻而他患且如故又如之何湖壩陂堰不可勝計卒難徧復其不可不復毋過數處泗口可以趨廣陵渦口可以向六合肥口可以下合肥古人于是因田以設險因農以置屯大抵安豐以東則有芍陂鹽城以西則有射

陂其間斷流爲阻則廬江有舒水龍舒有皖水巢有巢湖滁有滁水六合有瓦梁淮陰有白水塘皆用兵所選也欲阻北道要無易此頗聞今玆豪右之家名田一畝占地數頃阨塞類有主名矣胡從而得之強之而歸縣官耶必紛然其擾不忍強民則地勢不比民居不聯而可以屯田者未之有也或曰更以他地否則歸之直夫冒地以要公上倖民之利也爲國而利倖民奚以爲政若但曰官治陂堰俾民自耕土墾人稀終爲棄壤然則又如之何而可鄧艾之迹杜預廢以成功何敬洙復以貽患夫豈皆不足爲耶事有召禍法有起姦自昔病之矣淮浙之間而水利不興焉何以爲國徒利之興一切不顧必有被其殃者願諸公切磋究之有司將擇其中焉至若江漢以南岷冢以東凡見于馬遷之書班固之志桑欽之經何者所當修理科鎖條畫世所論著若白氏之記六井曾鞏之敘鏡湖軍鏐之論西浙何者所當依用併幸毋略

問仰惟本朝至仁宗盛大仁厚擬周成康而過漢文景也自德行

言語政事文學極人物之成具在其時是何其盛哉蓋歷年過于文景之相繼而事業何止瀆樸無他而已彼好治之心不宏如賈誼董仲舒爲諸侯傳爲博士無事功可述也仁宗朝士由一介恢振斯文卓然配古者四方相望而不世之賢能大用顯承與夫彙征于時厭矣慶厯間屢出手詔開天章閣銳然以天下事責成大臣然後諸公奉行佐助不爲無大功者而韓公范公富公獨當諫議文收用端人增置諫臣中外議論相應如明按察抑僥倖去冗食謹入官選將帥之類韓公所疏非一至范富二公俱條當世急務如取士安邊之要減任子革磨勘謹勅令厚農桑擇守宰易監司數事而范富二公有所條相類而所條畫不同者又欲參其所長大抵三公所陳汲汲于進才能退不肖而去宿弊也浸以施行矣而醜正者復去之他日所以委寄二府賜給筆札體貌不殊倉猝固陋或未足數而不同於諸生對策者其歸而條上亦有可得言歟此其尤著者班班上下若近若疏所以爲人才之盛皆可

考也夫事有本末有名實有凡目而緩急細大係焉願以獨盛之
日人物之盛所以有意太平或用或言者備陳之將以仰神今日
大有爲之治毋易言也

南宋文範卷四十

十六

08486

